

新劇家

第六期要目

顧次長訓詞……………劉乃樑

劇團與人才主義……………蘇蘭

演員與劇作家……………徐君藩

排演要點……………谷劍塵

好漢子……………舒謙

茅店秋月……………林椿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戲劇委員會印行





劇教 第六期目錄

短論 劇團與人才主義…………… 薩蘭(三五)
 今日劇評…………… 石叔明(二六)

專載 顧次長訓詞…………… 劉乃樸記(一六)

論文 演員與劇作家…………… 徐君藩譯(一五)

技術 排演要點…………… 谷劍塵(一三)

劇 好漢子(獨幕劇)…………… 舒謙(一六)

本 茅店秋月(獨幕劇)…………… 林樺(一八)

報導 我們的工作報告…………… 聞樞(二八)

編後記…………… 編者(二八)

劇教

第六期

民國三十年六月二十日出版

主編者 陳啓庸

編輯 林舒謙

石叔明

發行者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
 戲劇教育委員會
 (福建永安城內)

經售者 福建改進出版社
 上海雜誌公司

印刷者 永安風行印刷分社

定價		零售		每月二十日出版
全年十二册	半年六册	一元四角	一元二角	
四元	二元	三角四分	三角二分	每月一册
四元二角	二元一角	三角六分	三角四分	每月一册

郵票代價 十足通用



劇團與人才主義 薩 蘭

戲劇是民主的藝術，劇團便是民主的團體，在新演劇運動下的目前劇團，團內每個成員，都要儘量貢獻一己的所長，為新演劇服務，那就是說劇團是以多數人的意志與多數人所共認的目標為鵠的。在一個劇團內，絕對不應壓迫其正當的意志不能伸張，而變成一個等於傀儡形的，沒有靈魂的惟他人之命是從的人。

劇團包括各部門的藝術工作者，均勻的努力於使一個戲天衣無縫的演出，各部藝術工作者不能自專的，固執的，不顧這戲的合理的綜合，獨樹一幟，偏狹的固守着成見，使這個戲失去了平衡，所以為了演劇，都要為演劇服務；但相反的，最近却看到許多演出，於諸部門中，有某部門顯得特別軟弱，與其他各部門相較之下，非常軟弱，不能滿足，這是人才的缺乏，在劇團內倘未能獲得理想的，或「差強人意」的某部門人才，而在各部門中，表演者演員方面現得最弱。

整個演劇的領域中，演員佔主要的一圈，在抗戰中，為要敏捷的達到宣傳的目的，對裝置方面無暇講求，不錯，處於此種情形之下，可

以允許對裝置方面勿事苛求，但演劇的最主要的工具——演員，可不能稍加忽略，如果連這方面都現出軟弱的態勢，這戲的演出便全部失敗，談不上有什麼宣傳效果。

劇團需要多數的人，但為劇團本身經濟以及其他力量的限制，所以集合來的人便受限制了。如果在經濟力量以外，能得到人才，這是允許的。不過，在人才缺乏的今日，既難覓得適當的人才，而多餘的，無用的人，應極力反對他的存在，在業餘的戲劇團體裏，這情形更明顯，尤其一般所謂「票房」裏，裏面形形色色，更為紛雜，他們參加到裏面去的原因，目的在於玩弄，如果看到這般「票友」相遇時，就可聽到他們最常掛口的話，如：「最近到××票房去玩嗎？」或：「你也來玩玩吧！」在一般人心中，對戲劇只是「玩」的作用，為「玩」，這個團體便玩出許多笑話來了。

中國的整個問題在於人事，劇團何莫不然？人事的主要癥結，亦以人才作前提，劇團內能得到堪以勝任的人才，劇團的人事問題解決過半。在筆者最近所見到的，造成一個劇團內人才的缺乏的原因，以下所舉的三點，佔有主要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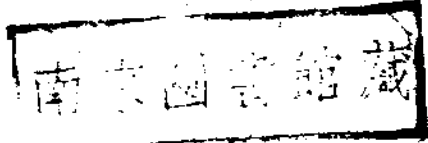
一、在一般人的心目中，認為劇團是一個「烏合」的團體，好似做戲只要臉皮厚一點，便能做出來。由是過去認為臉皮厚的人，或自薦，或被介紹進來了。縱使這個人是一個會做戲的人，但因臉皮厚招致來許多波折，這個劇團

的人事問題便增加困難了。這是曲解劇團所需的人才的意義，應待改正。

二、把劇團認為不甚重要的團體，以為劇團內除需要會做戲的人外，其他不會做戲只會做事的人也可以立足。固然，劇團內也需要事務人員，但應該以會做戲為基礎，在目前，一個劇團內人數不多，演出比較多人物的戲，每以不會演戲人員太多，不足分配角色，而形停頓。其實不會演戲的人在劇團內是最感痛苦的。劇團的任務，當然是演戲第一；進一步說，縱使他有戲劇的興趣，但能力趕不上，這也是無用。這情形往往於認識劇團的主持人或幹部人員，不恤劇團的苦衷，強行推荐，增加了劇團本身的困難。

三、拉人主義的盛行，例如：甲劇團有會演戲的人，乙劇團便想法來拉，拉的方式不同，有的用半公開半秘密的方法，就是乙團主持人（或董事）先向甲團某人秘密下說詞，破壞甲團，或道甲團無前途，一面用較高待遇來誘惑，私相收受已妥，便由乙團主持人向甲團主持人聲明，說是甲團某人自動欲到乙團來，並非自己來拉，請求原諒等語。有的索性不事先通知，如果甲乙兩團不在一處，便誘惑甲團某人擅自離開，跑到乙團來，換了一個名字，將來甲團交涉時，乙團矢口否認，結果以不了了之。

總之，無修養的，在團無用，只會做事的在團亦無用，這兩者是使劇團自身能力低弱，不



能負起演戲的任務，至少亦不能提高演劇水準，拉人主義，是最為荒謬，通常一個人參加到演戲的工作來，必須經過相當時間才可適用，等到這個人剛剛可用的時候，而被別個劇團拉去，原有團體的損失極為重大。

人才，不是靠天賦的，人之所以有才，是由諸方面的，長時間的刻苦功和磨練而成的。中國許多會演戲的人，大半靠靠不住的天才，靠後天的訓練工夫而成功的太少了。因之天才盡時，也就是這個演員登峯造極的時候，以後，漸漸走入衰落的途上。這在女演員方面最為顯著，普通看到某個女演員演甲種性格尙對，演乙種性格則差得甚遠。所以有人說：這個女演員會演與自己性格差不多的戲，把自己稍加誇張一點便是劇中人，說淺現一點，便是演自己，不是演劇中人，假使這算是一種批評，那是最侮辱的一回事，因為演了浪漫風騷的角色，却被人誤認為是演自己，所以會演戲的人，應當靠訓練，訓練有素，便能担当多面的角色。第一次演風騷，第二次演嚴肅，觀眾的眼光便為一變。

正在鬧着人才荒的今日，演員自己的訓練，更為迫切。一個團體內所容的人數不多，補救的方法是靠着這許多會演多面角色的演員，不然，選了劇本，配了這個角色不適用，配了那個角色也不適用，結果把演戲計劃擱下了。

劇團既是民主的集團，就得使這個劇團能負起民主的作用，要達到此目的，先決問題是靠

各個成員勇敢的，自發的，使自己進步成爲一個多才多藝的人，不過，戲劇不是容易研究的一種藝術，但本身能力實在跟不上興趣時，還是早些改途，免得貽誤自己的前途，在劇團內尸位素餐，是不可能，同時也是最痛苦的事。劇團是最講究人才的團體，一般要求倅進的，托人情，用勢力，這些都用不到劇團來，最不應有的拉人主義，應予嚴密的監視，撲滅這一個惡習，勿使這毒氣瀰漫在抗戰的劇壇上面。

今日的劇評

石叔明

誰都曉的，演劇的批評是會左右或提醒劇作者，導演，演員以及舞台工作人員的，所以我們今日所需要的演劇批評是要正確的，使它在抗戰演劇上有極大的幫助：一方面可以指出在抗戰進程中的政治的演劇動向和提高演劇藝術的水準。一方面可以幫助廣大的觀眾對於演劇意圖的正確的認識和理解而使得演劇運動在廣大的民衆中更普遍，更堅強的發展起來。因此寫劇評不是一樁容易的事，假使劇評者沒有豐富的戲劇修養，不大了解劇本的主題，編劇的技巧，導演的手法，演員的技術，舞台裝置的運用。結果都是變成一知半解，顛倒是非，或是畫蛇添足，胡亂寫來，形成吹牛拍馬或是乘機洩憤，這不但於事無補，而且給內行人一看，便知劇評者不識之無，胡爲索賈，反映出本身的醜態！

今日劇評這一工作還沒有好好地建立起「正確的」的基礎，這忽略，的確是新演劇運動中一個大缺點：

一。吹牛的——這一種的作風，在今日劇評

中最易看出，滿紙都是吹牛拍馬之辭，說某男演員演得天衣無縫，道某女演員演得神出鬼沒，竟然把演員們捧得如掌上明珠，好像捧馬戲班似的。考其原因有二：第一就是劇團領導人在一劇未演出之前，先與許多戲劇工作者打個招呼，請他批評，指教指教，實在的目的在於於他們替自己吹一吹，甚至還強迫與他較接近的人寫篇劇評，寫的人爲了面子關係，以及其他作用（？）便不得不來一篇應酬一下，替演員們捧捧場。第二便是一個劇團在某一劇將行演出之前，先行敬備菲筵，向當地劇人，文化人，新聞界等討討情，而得到此劇演出後有個美滿的收穫，像這樣虛偽的劇評，完全由於某些戲劇工作者自己降低自己造成的。到了有機緣時便將這些吹牛拍馬之錄彙集翻印，分送各界，以作自己的光榮，其實是一拆破西洋鏡，不值一文錢，更顯得難堪！

二。洩憤的——據文化界裏人告訴我，現在我們的篇幅，不願意登載劇評，原因是如果登出吹牛拍馬的劇評，自己園地變成無價值，相反地，如果刊出較辣性的劇評，就有劇團負責人跑到報館來提出質問，吵鬧不堪，麻煩之至！誠然，晚近在報紙上很少有劇評出現，就是洩憤的劇評，更少見了。洩憤的劇評，多數是爲了劇團領導人與某些人意見不合，或在私人上有些隔閡，所以各自乘機攻擊，一到了某方演劇時便借這機會來洩憤一下，由是吹毛求疵。捏造事實，不顧一切，以至破口大罵爲止。像這種劇評亦是今日劇評大缺點之處。

正確的劇評是積極性的建築性的，在演新演劇運動蓬勃的氣氛裏，我們更需要建立起正確劇評的基礎，願評劇者注意之。

五月廿四日於永安



演員與劇作家

——戲劇原理講話之二——

(Hayton Hamilton) 作
徐君藩 譯

劇作家的工作，所受三種勢力的支配，爲其他文藝作家——如詩人小說家——未曾身受，此已成爲公認的事實。任何時代的劇院物質設備狀況，對於戲劇的形式與結構，產生極大的影響；觀眾的有形或無形的要求，決定了劇作家的創作主題；劇作家所擁有的演員，也有力地影響到劇作家的劇中人物的創造。演員對於劇作家影響的重大，足使劇作家在創造人物時，採取與其他文藝作家——小說作家或詩人——不同的路徑。小說中的主要性格，多出自想像，無須直接以某個真實的人物爲藍本：吉訶德 (Don Quixote)、堂吉珂德 (Tito Melena)、皮機 (Leatherstocking) 諸人物，均由創造者的腦中產生，以新奇誇人。可是劇中主要人物的生理心理特點，常採取自預擬擔任此角的演員身上。西哈諾 (Cyrano) 一角不僅是西哈諾，也就是扮演此角的名演員可虧林 (Cognelin)；麥斯卡里爾 (Mascarille) 一角不僅僅是麥斯卡里爾，也就是莫里哀 (Moliere)；哈姆雷特 (Hamlet) 不僅僅是哈姆雷特，也就是保貝茲 (Richard Burbage)。專門研究古代希臘劇作家索福克勒斯 (Sophocles) 劇作的學者，如果不知道在三齣優秀的戲劇中，窩狄浦斯王 (Oedipus) 一角作者是預備給同一演員扮演的，他們的研究必不能精到。大作家創作劇本的目的，以舞台演出勝過專供閱讀。只有劇作演出得到極大成功之後，才能顯出作家的偉大；因此作家的劇中角色性格的意象，便結集在預擬擔任各種角色的演員身邊。小說作家可以任意使其人物生得高或生得低，長得脆弱或強壯；但是，劇作家如給一個像亞當斯 (Maude Adams) 那樣女演員編劇，必定要成一個輕盈纖窈的女角。

莎士比亞担任過導演，作家受演員影響的例證，充溢在他的劇作中。例如「末羅那二紳士」劇中創造有一個蘭斯 (Launce in "Two Gentlemen of Verona")，「威尼斯商人」中又有哥保 (Launcelot Gobbo) 一角；在一劇中此種角色的演出效果不見成功，而在另一劇中又整個地重新出現。末谷士 (Mercutio) 與格雷他諾 (Gratiano) 二角，定必預定給當時同一演員担任，也是同樣明顯的；這兩個角色，似爲便利給同一氣質的演員扮演而創造。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一劇的主人翁哈姆雷特，如果是在小說中，我想讀者都會認他是個衰弱的人，作者亦必贊同此意見；但，在此劇的最後一場中，皇后却特別提醒說：「他是肥胖的，連氣都喘不過來。」這句話會使批評家感到疑惑，似乎與他的性格不符；這不過是表明扮演此角的演員保貝茲，一六〇二年時候是肥胖的。

伊利沙白時代劇作家，把女主角化妝成男孩這種手法，發端自李里 (John Lyly)，格林 (Robert Greene) 加以推廣，莎士比亞及弗列佐爾 (Fletcher) 廣爲採用，在今日劇壇似乎是一件不易使人深信的事。奧蘭多 (Orlando) 在亞丹 (Arden) 樹林中，遇見穿着甘利美德 (Ganymede) 服飾的自己的愛人，竟然辨認不出，又巴莎尼奧 (Bassanio) 當他的妻子穿着法學博士的幾乎和女人袍子一樣的衣服，進入法庭時，何以認不出她的體態，從我們看來，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服飾不能即把女人變成男人；利亨 (Ada Relhan) 或馬樂 (Julia Marlowe) 即在化妝的服飾之下，我們也會認識得出來；由此說來，莎翁似乎太過依賴戲劇觀眾的輕信心理了，但，只要明瞭了當時的戲

劇狀況，立刻就會知道此種假裝的手法，爲什麼用在波地兒(Potia)和路莎林(Rosalind)兩人身上還不足，再要凡奧拉(Viola)愛慕會(Linogen)照樣做的道理。原來莎士比亞所寫此種角色，在當時是給男孩扮演而非女人。莎士比亞被迫採用此種手法於許多劇本中，與其說由於創作的技巧，毋寧說由於他的演員，如果那些劇是爲女演員而寫，他定必放棄此手法。

如果我們由莎士比亞的作品轉向莫里哀，可以找到演員對劇作家影響的更多顯例。我們如不參照莫里哀所擁有的劇藝，他那劇中人性格創造的整個計劃都無從瞭解。莫里哀創造喜劇中人物性格，其關切留諸永久程度，反不如適宜他的演員格蘭茲(La Grange)、克洛西(Du Croisy)、卑德特(Magdeleine Bejart)、他的妻子和他自己的扮演。格蘭茲似乎變成當時的溫漢(Charles Wyndham)——微頭微尾的一個紳士；他所扮演的角色均以溫文爾雅見稱。在“Les Precieuses Ridicules”劇中，紳士式的角色即用演員的姓名爲格蘭茲、爲克洛西；演員真正的現身說法；劇作家湯姆士(Augustus Thomas)在他最成功的制作中，男主角即命名爲麥遜(John Mason)，而不叫做布魯菲爾(Jack Brookfield)。在莫里哀的初期劇作中，那時他尚未以演技見稱，所寫給自己扮演的角色，都沿用一律的姓名，叫做麥斯卡利兒(Mascarille)或斯卡尼魯(Sganarelle)，上台表演時，當然也是穿着同樣的服飾，化裝成一律的模樣。嗣後他的演技熟練有名時，所寫給自己扮演的角色種類增多了，所賦予的姓名與氣質也都不同了。劇中的少婦角色，也都以自己的妻子爲藍本，以便上演。莫里哀劇中最出色的婦人角色——「恨世者」(Le Misanthrope)中的西立門(Celime)——就是賦予莫里哀夫人所有的生理心理特性。

安那皇后時代的英國劇作家，所寫喜劇中，何以有那麼多的執務氣紳士，其理由便在於當時的舞台紅星塞巴爾(Colley Cibber)，表演執務氣概，比表演其他都來得出色。「恥辱學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劇中，薩賓斯(Charles Surface)與馬利亞(Maria)間，

沒有戀愛場面的理由，便在作者亦立登(Sheridan)深知所分配担任此兩角的演員，在台上表演戀愛不易成功。賈俄(Victor Hugo)的「克倫威爾」(Cromwell)一劇的結構無法在舞台上表演，原因是演員泰爾馬(Talma)——克倫威爾一角就是爲他而設——在此劇脫稿之前突然逝世，蓋俄以此角色未能適宜扮演，深感失望，遂將此作完成爲專供閱讀而非上演之劇本。劇作家依賴演員的例子，無須往久遠的事實中去發掘，晚近也有許多顯例。

例如十九世紀最優秀劇作家沙道(Victorien Sardou)的劇作，會長時間受一個舞台明星朋哈德夫人(Mme. Sarah Bernhardt)劇藝的影響。朋哈德夫人離開法蘭西劇院時，沙道追隨芳蹤，以後並盡力爲她編製一批傳奇劇。朋哈德是今有特殊才能的女演員，而所受限制也同樣的特殊。她的技術超越同時代的所有演員。她的劇藝之靈巧達到極點；她在台上的所有表演都到爐火純青的程度。但是她的表演却沒有靈魂；她沒有杜斯(Duse)那樣使人神魂顛倒的引誘力，也沒有莫德齊斯卡(Modjeska)的沉着與富有詩意。她有三種表演最出色：她能以鴉鵲的聲音誘人，以鴉鵲聲罵人，最終無聲無息地死去，這就是沙道傳奇劇的公式。

他的女主角幾乎都是朋哈德——迷人的，驚人的，宿命地就死。菲多那，傑斯蒙打，託斯卡，助拉那，(Fedora, Gismonda, La Tosca, Zoraya)都不過是同一個人的化身，在各劇中出現。我們發現她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時候；可是她總是先迷住一個男人，向不可勝的環境進攻，結果死了。沙道較新劇作「La Sorciere」，所表現的只是人生的枯骨，而沒有血肉。助拉那最初在月色朦朧的西班牙山中出現——鴿子似的聲音，蛇似的誘人。其次她催眠知事的女兒時候，觀衆

也給她催眠了，她給人愛上了，她又失戀了，她呢？法庭的判決——此時不復是一隻鴿子了，她最終死在教堂的樓梯上。「女藝術家」(The Sorceress) 一劇是無生命的；康巴兒夫人 (Mrs. Patrick Campbell) 在英國演出時，絲毫不能感入或感人，只有朋哈德能使她起死回生，因為他本身就是助拉耶。我不妨說，這是朋哈德的戲劇，不是莎道的戲劇。有了她，那是一齣戲劇；沒有了她，只成一條公式。「Patrie」的作者，如努力方向得當，可達登峯造極的程度，但是她選上了傳奇劇，為着座金失去了桂冠。

莎道以其卓越的才能盡用于一個舞台紅星，此事如被認為對其事業有害，那麼同樣的論斷也可以運用在羅斯丹 (M. Edmond Rostand) 身上。羅斯丹曾為近代最紅的一個喜劇演員可虧林寫劇本，而羅斯丹的成名也是由這個演員造成的。他的初期作品，如「Les Romanesques」，富有詩的氣氛，而缺少戲劇的嚴肅，他似是第二個朋維兒 (Banville)——美麗，飄蕩，伶俐——不過是優秀的詩人而已。後來他設計為可虧林創造一個角色，即由此劇的演出，使他繼續表演許多這個作家的劇本。有一個可虧林在面前，羅斯丹便努力地從事工作。他所創造的角色西哈諾 (Cyrano de Bergerac)，被許多批評家稱譽為戲劇史上，除開哈姆雷特以外最富表演的人物。

「L' Aiglon」一劇也是在同一演員的影嚮之下編成的。據我想來，研究戲劇的學者對此劇產生的動機，必特感興趣；因此下面作較詳細的敘述。下述事實是可虧林親口告訴他的朋友馬太斯教授 (Brander Matthews)。馬太斯教授的好意，允我在此處發表。在可虧林扮演西哈諾一角，得到非常的成功以後的某晚，羅斯丹遇他於 Porte St. Martin，說：「可虧林，西哈諾不是我所願為你寫的最後一角。你能否給我一個創造另一性格角色的意象？」那個演員想了一會，回答說：「我常常想起要扮演拿破侖軍隊中的軍官」他即根據此種暗示，開始工作，漸漸形成了佛令標 (Flanbeau) 一個角色。他立刻覺得，如果讓拿破侖出現在劇中，將會佔去那個軍官應有的表演與中心地位。他

所以使故事發生在拿破侖死後，懦弱而優柔寡斷的 Duc de Reichstadt 時代，佛令標會服事過拿破侖，現在再服事其嗣主，並以從前的戰績佔有顯要的地位。但在作者編製此劇的中途，遭遇到新形式的困難。後來他失望地對可虧林說：「那不是你的戲劇，小公爵總是緊跟着這故事的發展，我阻止不了他；佛令標反變成次要的人物了。這應當怎麼辦呢？」可虧林知道他的意思，便回答說：「這個角色派給朋哈德；她演完哈姆雷特，正想扮演另一男孩角色呢。」羅斯丹果然就把此角派給朋哈德，於是她為小公爵的張本，以可虧林「佛令標」的標本，完成此劇。因此可虧林除一九〇〇年秋天與朋哈德夫人同在紐約公演那時候以外，從來沒有扮演過。作者在 Porte St. Martin 所想像的軍官，直至那時才在「花園戲院」裏與觀眾相見。

同時代的操英語的戲劇界，也供給許多演員影響劇作家的許多例證，作家賓尼羅 (Sir Arthur Wing Pinero) 所造的或成功女主角唐誇利 (Paula Tangueray)，完全採取演員康巴兒夫人 (Mrs. Patrick Campbell) 的外貌。約翰斯 (Mr. Henry Arthur Jones) 所編最動人戲劇的主角，多以演員溫罕 (Sir Charles Wyndham) 的性格為根據。溫罕在約翰斯劇中所擔任角色，多是一個紳士，由生活中瞭解生活，善作過去創痛的回憶。他是有道德心的，因為他知道不道德的害處；又是孤獨的、可愛的、榮耀的、可靠的、健康的。他靠着恬靜與清明的理解力，來解決劇中其他人物所認為糾紛的問題。他指出他們的錯誤，對每個人作一番短短的說教，最終把他們送回人生應有的地位上面。為使溫罕獲得開展其經驗中所有的溫文爾雅的各方面機會起見，約翰斯重複地在許多劇中，造出同樣的角色。

有許多戲劇中的成功角色，所沾染演員的生理心理兩方面特質的程度，甚至在演員死去時，這些角色在戲劇界中便淹滅無聞了。提起此事，我們立刻想起溫克魯 (Rip Van Winkle)。傑夫遜 (Mr. Jefferson) 在包悉可特 (Dion Boucault) 的協助之下，以伊凡 (Washington Irving) 的故事為題材，寫成的劇本，是不值一讀的；如在百年以後

，戲劇研究者讀到，一定驚奇爲什麼在美國竟會受到許多年的歡迎；這除開演員的技術以外，沒有第二句話可以解釋。不蘭彌兒（Ben Brummel）一角也是與演員蒙斯離兒（Mr. Mansfield 同時壽終正寢的；如果我們的子孫不會看見他那精美的表演，只偶然讀過非基的劇本，聽見我們對他們說不蘭彌兒一角會一時被視爲卓越的性格，定不肯相信。有了這麼許多現成的例子，排在我們面前，就可以減少許多大學教授瞭解下面一個問題的困難：即爲什麼流行於伊利莎白和復辟（Restoration）時代的許多劇本，今日由我們讀來却是毫無生命的東西。我們研究畢（Nat Lee）的戲劇，就會記起白脫遜（Bretton）：欣賞奧特威（Thomas Otway）的劇作，也會聯想到巴萊夫人（Elizabeth Barry）的音容。

奧特威的劇作家與詩人地位，可以說是由巴萊夫人所造成；因爲「

孤兒」（The Orphan）與「Venice Preserved」，英國最感人的兩劇，不爲着她是不會寫出來的。演員常常有力造成劇作家；他的最有把握的使自己成爲不朽的方法，便是把自己整個氣質嵌入劇中。杜斯死後，詩人們可以一讀「La Citta Morta」，即會記起她。如是，人們對可虧林的記憶似乎比泰爾馬，來得悠久。我們對於泰爾馬的劇藝，只能加以猜想，因爲他所表演的那些劇，現在已不堪一讀。可是羅斯丹的「西哈諾」一劇，即在百年以後，讀者還可以理想到可虧林藝術的所有特點。讀者可以體會到，這個演員會迷人的講戀愛，動人地死了，會作詩樣的朗誦，也會作斷續的自誇，性情暴躁，多情善感。我們又可以從莎士比亞會扮演「哈姆雷特」劇中的鬼魂，知道當日他有洪亮深沉的聲音。我們閱讀莫里哀的那些戲劇，也想得到卑遮特的矯健，格林茲的仁慈，亞孟德（Armande）的乖戾美態。

戲劇教育叢書第二集

第一種：

徘徊着的女人 獨幕劇集

陳啓肅作
每冊定價國幣壹元

第二種：

仇

（烏命同即）

劇幕四

作鷗夢王

中刷印在

第三種：

噴火口

劇幕獨

作謙舒

中刷印在

社版出進改建福（二）會本（一）：售經總
司公誌雜海上（三）



排演要點

——演出法十講之三——

谷劍塵

第一節 排演戲劇的地方

劇團對於一個新的劇本的演員已經選擇好了之後，馬上便進行第一次排演，這時候導演還需要選擇一個適當的排演地，以便從事工作。這個問題，在劇團的戲劇演出諸問題中是比較小的，但爲使演員可以專心接受訓練，不致發生坏的干涉，影響我們的工作，便須注意下面：一、有障礙訓練的限制；二、擾亂演員的聲音；三、影響演員身心的不良設備等事情。所以導演對於選擇排演場所，也要定下一個標準：

1. 要交通便利，演員容易集中；
2. 要能够與外間隔絕，可以關門工作；
3. 要地方不偏仄，不潮濕，不污濁，可以不妨礙身體健康；
4. 要建築力避回聲，及外面透入之雜聲；
5. 要多開窗扉，以便採光通氣。

合于上面標準的地方就是好的排演場所，劇團予排演戲劇的時候，都要想法子去找到。但是我們要找合適條件的排演場所不一定能够，所以通常大多在戲院和所堂去舉行，很少會合乎我們需要的標準的。

「戲劇是由演員在舞台上，當着觀眾，去表演的一段故事。」戲劇排演的最要目的是在戲院內舞台上表演；所以我們當決定排演的時候，能借到戲院，頂好就在戲院去排演。否則，因爲自己沒有戲院，

或是不容易借到戲院，我們也必須設法把第一二次的排演放在戲院的舞台上去做，或者，最後一次的排演在舞台上完成。戲院的建築一定在地點適中的地方，因了交通方便，演員很容易集中；戲院的構造爲着管理的方便，一定有與外間隔絕的設備，我們就可以關門工作，不致有閒雜人進出，擾亂秩序；戲院的建築一定很高大，合乎建築原理，沒有回聲，也不會透入外間的雜聲；戲院的建築一定很高爽寬大，不會偏仄，潮濕，污濁；戲院的建築一定有通風裝置，或多開窗戶，光線和空氣十分充足；因此，在物質條件下，可以鼓勵演員的精神增加工作的効能。但設備完美，能合乎我們排演工作的戲院，只有大的城市才有，這樣我們也可以退一步，只求有一個舞台就行。

戲劇與舞台有密切的關係。戲劇沒有舞台不能成功。舞台沒有戲劇便失去作用。有了舞台，戲劇的「空間藝術」與「時間藝術」才能够調協配合；戲劇的「中樞的」與「感官的」才能够調協配合。也可以說戲劇因爲有了舞台，「空想」與「現實」能够一致。戲劇依靠舞台表演完成他的價值，所以當我們做「估計」戲劇價值的排演時，能在舞台上舉行，才是最妥當的辦法。通常我們排演戲劇，「估計」這個新劇本的價值時，因爲沒有舞台，都在平地舉行，四週並沒有舞台條件給予限制的感覺，使演員的精神集中于一面，而導演者在此時不能以自下而上的視線去判斷演員的表演，雙方都感覺到空虛。在排演時，演員所努力練習的地方，是由想像構成的舞台，導演與演員都得一部份的精神化在這上面。這種排演是戲劇工作上的無形損失。而

且戲劇在平地排演成功，一旦于上演時放在台上演出，換了一個環境，因受習慣性的影響，也會使第一次的演出遭遇到損失，減低了演出效果；所以我們要於排演時即在舞台上舉行是於戲劇有很大的幫助的。

戲劇排演最好在戲院舉行。

我們所借為排演場所的戲院，正是將來作為公演用的戲院。這對於排演更能加速度完成，而且於戲劇效果一點不會受到損害；演劇一方面要「熟習的技術」，一方面要有「熟習的舞臺」，不管演員經驗如何，在熟習舞臺上應用熟習的技術，一定能够勝任愉快；假使換了一個舞臺，（生疏的舞臺）便會損害及于演技，這差不多成為劇場的通病。我們排演公演都在這舞臺舉行，表演區域的大小就可以開始規定下來。門窗與門窗，道具與道具的距離，也用不着於公演時重行更動；測驗好的聲音大小也不必重行估定，致使演員發生習慣上的不快感。因此，我們排演戲劇，如能借到公演用的同一個舞臺，對於戲劇可以有更大的收穫。

戲劇排演最好是在戲院舉行，萬一沒法辦到適用的戲院，也需要一個廳堂。借用廳堂來排演戲劇，是非職業劇團的常事。排演用的所堂，應當比較大一點，要長方形，寬度至少要自二十五英尺到三十英尺，長度四十英尺以上，方才够用，能够把所堂的三分之一作假設的舞臺，三分之二做假設的觀眾席更佳。這種排演室所採用的光，要從假設的舞臺前兩側透入，否則至少要有從假設的舞臺前右側採光；光線切忌從假設舞臺的後面透入，這樣不但使演員背光練習，看不清表情，就是導演對於光線，也要損害他的視力。舞臺是木板搭就的。權作排演用的廳堂，地板也要用木板做成，這於演員的練習有很大的關係的。在這種廳堂排演戲劇，雖然沒有像好的戲院適用，但比坏的戲院排演要舒服得多。我們不能在實際的舞臺上估計劇本與演員的技術，必須有條件去找到適于排演的廳堂，在另一方面去獲得平地排演的利益。

一般劇團不會去找到適合排演條件的廳堂，或竟設法子找到，只得在狹窄而黑暗的小房子裏很偏促的去舉行，這種地方排出來的戲劇必然

損害藝術，使排演不能順利完成，而且于在大舞臺演出也要發生「放不開」的困難。戲劇在排演的時候，導演當然要指示「演技的伸縮性」，使演員有在演技上能收能放的習慣，但照經驗說，收縮比放為容易，所以我們儘可在大的地方去排演戲劇，却不可在小的地方去做這些工夫；尤其是對於非職業劇團缺乏經驗和胆小的演員最為不利。這是導演者要再三注意的。

第二節 道具配用與排演

劇團排演的要點，除注意排演的地方選擇外，還有一件事情要注意的便是道具的配用。戲劇與舞臺有密切的關係，道具與戲劇也有密切的關係。在排演的時候，道具配用比舞臺更屬重要。我們找不到適合的舞臺來排演戲劇，可以找尋與舞臺相彷彿的地方來排演，至多也不過減低成功的希望，但在排演時，如果不能使需要的道具，桌子、椅子等都完全搬來，排到使用到，這樣的練習，在公演時一定要鬧大的亂子。非職業劇團通常都犯這種毛病：不是道具不合用，就是道具不完全，或因為在排演時不同時練習，工作生疏，不熟練，就誤演劇的時間。

一般非職業劇團（有的職業劇團也是這樣），在排演一個新的劇本時，大小道具差不多都用別的東西代替：如沒有沙發，用幾個椅子或長凳來代替；沒有長槍，用木棍來代替；甚至連茶壺，茶碗都沒有，就只好做手勢來代替；這都是很不方便的，例如長槍和椅子代替了沙發高，長，一定不會合式，而且一個因為裝有彈簧，有軟性的感覺，一個只是木板，完全硬性的，這種不合適的地方不但訓練沙發上的動作非常困難，即使勉強訓練成熟，也不一定合用。到了在真正的沙發上做戲時，熟練的動作變成生硬，不自然，而且有時要另起爐灶，重新想過法子，戲就不容易做好。又如一根長槍，用木頭來代替，木頭是輕得很的，把姿勢練好，換上真槍，加上重量，姿勢也是走了樣。更如小至吃香烟、擦火柴，也用代替品，結果在正式使用香烟和火柴

的時候，擦不着火柴，吸着香烟要咳嗽是常事。還有在排戲的時候，用的假刀，演出時改用真刀，流血的事會常常發生的。在舞台上因假用道具鬧成笑話，發生困難，不如排演時完全用真的和適用的。同時，排演地方的大小與一切用的道具也有關係。排演時借用小桌子或正而至於用茶几代替，做戲的區域寬大得多，等到正式表演，用真的桌子登場，表演區域縮小，就無形中影響了演作。所以我們排演戲劇最好不用代用品，一切劇中所用的大小道具都要齊全，同時練習，否則，也要越近公演時相同便越好。如果沒有法子預先借到或做好道具，也應該在最後幾次排演的時候，就開始使用公演用的道具。

排演時因為沒有把道具辦理完全，只得用別的東西來代替，發現許多困難和缺憾有如上所述，所以我們必須要把道具辦理齊齊，然後排演。在道具辦理齊齊後排演，可以有許多優點，在眼前排演方面：

1. 沒有另覓代用品的耗費精神時間，
2. 沒有教導虛擬假想動作的麻煩與牽強，
3. 沒有使用假道具所發生的心理障礙，
4. 沒有難於決定動作的顧忌。

在排演的時候，有上述四種優點，於是在將來上演的時候也就不會再出亂子。現將將來演出方面的優點，介紹於左：

1. 表演技術可以切合實際，
2. 表演姿態可以自然活潑，
3. 表演地位可以運用自如，
4. 表演成績可以預先測定，
5. 表演心理可以毫無障礙，
6. 道具購用可以合式，
7. 道具搬換可以練習純熟，
8. 道具需要可以不致缺少。

第三節 預定排演計劃

導演必須是萬能的；需要「手」更需要「腦子」，要「經驗」，也需要學問；他當一個新劇本從演出委員會、劇本審定委員會，或劇本主任手裏到他自己手裏之後，在未支配角色以前或已把演員選定以後，導演便須執行這設計的工作。這設計的工作，約可分為兩方面：

1. 舞台裝置及用具設計，
2. 導演技術設計。

導演於事前對這兩種設計做得完善，才可以按照這預定計劃去進行工作，不致臨時茫無頭緒，慌張零亂。

導演對於舞台裝置及一切工具，要定一個全盤計劃，他決定在這次戲的演出，要用什麼佈景，服裝，燈光，道具，及效果用具，化裝用具。如果劇團裏有專門管理這些工具的職員，就得把計劃或意見告訴負責這些專責的人，叫他們去預備，或者和他們共同做這些設計工作也可以；因為他們的學問或經驗說不定會高於導演自己，一個小劇場以內，組織比較完備，那末可以把舞台燈光，佈景，服裝，道具等設計及製作工作交給技術主任。雇有電器工程師的話，導演和技術主任，關於燈光部份的要同他商量；佈景的製作和裝置部份要同木匠商量；服裝的製作要同服裝員商量。導演和技術主任接近，還要與舞台主任有聯絡。有時導演不直接和專門製作人員像電器工程師，木匠，製服裝員討論也可行，這可由技術主任去担任。一切添製改製要注意兩件事：一、製做時間要有一個規定；二、製作經費要有一個預算。預算要送交事務主任，使他能夠會同戲院租金（如果自己沒有戲院的話），廣告費，宣傳費等編出一個演出劇本總預算，呈交團體最高當局審查通過，會計主任或副務委員會支付費用。這些設計工作要作得越快越好。同時各部門負責計劃製作人員對於購置及報銷都要經過導演簽字蓋章。領款時也是一樣。

這個設計工作是很繁重的，不下於技術設計，要費很長的時間與很多的精力，而且須小心去幹，計劃要越周詳，越仔細越好。

導演技術設計以劇旨為經，以結構為緯，角色個性最好編成表格。

然後根據這三方面，去從事畫面組合：

1. 地位，

2. 動作。

此外構成旋律的「音調」也得規定。通常一個導演對於這些設計，一定下過死工夫，編就許多圖表，或用文字註明於劇本上頭，以便排演地位時，或對詞時來應用。

一個演員在台上的地位問題，是構成畫面的最要要素，看起來似乎很簡單，粗粗是導演最化心的地方，一步一步都要算好的；如先言後動，先動後言，或一面說話一面行動，都要根據理由和來歷來決定，叫演員記在自己的劇本上面，把自己說什麼話時該站在什麼地方或坐在什麼地方，都得牢牢的記住，一點兒不能疏忽。尤其是二十人三十人的戲，更不容易排；先走一步，緩走一步，都是很要緊的，要給人家看一幅畫圖般，均衡的，有組織的，美觀的，而且不是像「導演匠」的。

排演時，導演要注意集體的美；比方戲裏需要的角色很多，那末，不論什麼時候，台上人的地位應當佈置得很平衡，但不是相對的均衡，圖案式的均衡，而是用適宜的藝術的佈置，使他們得到藝術上的平衡。譬如我們畫山，畫河，畫樹，我們都知道不能把這一切的東西都擺在一起；這說起來雖是一種藝術的問題，但却是一種普通常識。總之演員台上的位置，不管人物多和少，都應該使他平衡，使他疏密有致才行。

演員的聲音，表情，動作都要給他規定，融和在一起。音調高低長短，表情動作多少，要個性的、情緒的、配合起來，隨時糾正。一舉一足，一投手，一眨眼，一擠眉，甚大至於搖頭擺尾，小至呼吸咳嗽，都要預先決定。排演地位，動作，表情，聲音，要一次就對演員指定，以後便不再更動，以後只是增加細小的部份。這是要導演預先有把握，免致因更改而失信仰，要非於技術設計上做到不可。

導演能力，經驗如何，在設計上可以看出來，所以當一個導演，第

一個問題便是設計。

第四節 排演的次數

一齣戲要排演多少次數，消耗多少時間，這種決定是很不容易的；只有有學問和經驗的導演才有這個把握。好的導演，他像好的舵工，從他的劇本到熟的劇本，在預定完成的時間一定不會浪費。一個舵工，他把他自己的船從某地開到某地有多少遠，船身載重多少，河道深淺如何，天氣怎樣，船夫人數幾名，那裏可用牽，何時可用帆，由各方面估計，便可以決定到達目的地的日期。依照舵工估計的辦法，我們導演一個劇本，也同樣能夠估計排演的次數和時間來。

導演估計排演的時間，據我們的經驗，都從劇本的長短，好壞，難易，演員的技巧，和導演的排法來決定。我們到了一個劇本，可以用試讀工夫知道他的長短，可以用研究方式知道他的好壞，難易；劇本的長短難易好壞知道之後，再查考自己手下的演員技巧和導演自己的排法，就可以求得這劇的排演時間和次數。劇本，演員，導演，都能夠站在一條水平線上，劇本好（指容易）演員好，導演也好，成熟自然容易；劇本好，演員好，導演不好，成熟固然不容易；而劇本好，導演好，演員不好，成熟也不會容易；又如果演員好，導演好，劇本不好，也要影響着排演的工作。在戲劇界，有「跟不上演員的劇本」，有「跟不上劇本的演員」，也有「跟不上劇本和演員的導演」，所以我們對於排演的成熟，便很難須知，多數都是在排演的中途來決定。

通常的觀念，大概短的，好的，容易的劇本，排演時間可以縮短；反之，排演時間便得放寬。演員有熟諳的技巧，排演時間可以縮短；反之，排演時間便得放寬。導演有優秀的排法，排演時間可以縮短；反之，排演時間便得放寬。這種看法，往往是一種錯誤，不會十二分的準確。所以我們要決定排演的次數，應該把劇本，演員，導演綜合起來研究的。

據 Milton Smith 在 the Book of Play Production 所提供的意見，獨幕劇須排六次到八次，最少五次；三幕劇每幕五次，最少一個長幕劇要排十五次，每次至少需要三個鐘點，這當然是根據有好的演員和導演的團體而說的；有時，中途遇到人事問題，就要阻礙排演工作，在不知不覺中排演次數就須增加。在國外，一個劇本大概是在好的情形下要排三四個星期；每天七八點鐘的排演，一星期裏要排六天。這是外國劇團的情形，非職業劇團決沒有這樣多的排演時間。但是一個長的劇本，三幕或五幕，最少也得花四五個星期，平均每星期作五次的練習，每次三點鐘，這是最低限度的排演時間。至於個人的排演，自己願意加工練習的排演，還不計算在內。非職業劇團，大多是沒有經驗的演員，照理講，每次排演要格外加緊，排演的時間也需要更多一點，才能滿意。他們要把戲演得好，除了多排幾次，便沒有什麼別的辦法。

排演獨幕戲，應該於開始時一次排完，多幕戲也應該一次排完一幕，這是排演的原則。多幕戲第一幕戲最少要排十天，告一段落，然後再排第二幕；但每隔三四天，總要把第一幕溫理一次。（以後仿此）這樣多次的排演，在經驗多的人，不會以為多的，越是排得多次，演員越是排得自然，劇詞說得熟，便無論如何也會自然的。假使天天排的話，一個長劇只要一個月就可以成熟。全齣戲都排好了後，再從第一幕起重排一次，以便檢查有沒有不均勻。在舉行這複習的時候，假如演員沒有什麼大錯誤的話，那末，那一段稍為有問題的，應等全劇排完時再去排。排演全劇的時候，最好不要停頓；因為排演是靠一鼓作氣去做完，而且可以養成有始有終的習慣。再作最後的複習，作不干涉排演時是必要的。

第五節 排演步驟

劇本已經選定，演員已經派好，導演便可以馬上進行排演。但這時候導演對於排演步驟首先要有一個認識。排演劇本好像爬梯子，必

須一級級的爬上去，不能跳過去，越級是一種冒險的舉動，不會有優待的成功。現在對於這排演步驟，予以介紹。

Milton Smith 在他所著的 the Book of Play Production 裏，對排演劇本有四個步驟的規定：第一期，演員應當熟悉劇本中的思想，第二期，把全劇的進展，上下場及地位的更動都有把握；第三期，仔細研究劇中人之個性；最後期，致力於全劇的合作，以謀盡善。

第一期，注重「劇旨的說明」。在這步驟內，劇本發出，支配演員停當後，便由導演召集該劇演員，先把劇本中的情節和主題的所在，解釋清楚，並分析全劇的構造法及介紹作者的歷史和地點等。務使大眾明瞭透澈，庶幾上演的時候能出神入化。

第二期，注重「上下場及地位的熟諳」。排演第二步驟，可以不必先熟諳劇後排的方法，演員儘可拿生劇本去熟習導演所指定的動作和地位，使之先有舞台上的把握至無衝突為止。

第三期，需要「仔細研究學習劇中人的個性」。經過多一次上一步排演後，演員對於劇詞已能背誦，於是再仔細研究個性；有的自己發明，有的就正於導演，有的由導演指明，從事聲調，動作，姿態，情感，的表情發揮出來。

最後為「整理整個劇本的合作與和諧」。第四步的工作，要有多時的整個的練習。在前兩節可以分段分節，或個別的去訓練，到了這個時候，非全體演員到齊，依着幕的次序，去做整個的連續的排演不可。動作的對照，襯戲的接受，劇情的連貫，統在這時完成，完成之後，再作不干涉的排演，才付諸化妝排演 (Dress Rehearsal)。

非職業劇團和一般劇團，所常用的排演步驟，比上面 (Milton Smith) 的步驟為詳盡，大約可分為八個時期：

最先的一期叫作「說戲」。劇團的導演，接手新劇本後，就應召集已被指定的演員，或工作人員到場，把劇本宗旨，作者歷史，劇情結構，和導演者自己預定演出方針，導演手法等仔細告訴給大眾知道。第二步驟為「對詞」。這一期要經過比較長的時間，至演員能夠背

誦，所對的詞也有劇味。導演先把全劇念一遍給演員聽，使各演員對於自己所擔任的角色的對話打下一個基礎。其次，由演員依此輪流讀劇詞，導演來糾正他的音調語法。這要越嚴格越好。最後，各演員都念得對，並且也背得出來，便讓他們背誦。背誦時，應該這詞對那一個說的，就應該面對那一個，並且加上一點表情。

第三步「走地位」。上面兩步工作做了，就正式可以排演。這一步先要規定舞台上的地位，排演得非常熟諳，非常自然為止。

第四步「分段分節的排演」。戲劇排演到了舞台上地位非常熟諳、自然之後，在表面看來，劇本可算成熟，但還感不夠，進而要訓練「深入」「平均」。演戲要演骨子戲，非深入不可，要深入就得仔細的研究個性，把重要的演員，加以個別的訓練，把重要的場面或那一幕抽出來，加意排演，或者為求戲劇平均發展起見，也得將比較脆弱的一環和比較技術差的演員，特別加重排演。這一部排演，是很費氣力的。第五步「聯合的系統的排演」。為訓練劇的對照統一，合作，和諧

，平均，須作整個的排演，從頭到尾，依照幕次練習。

第六步「不干涉排演」。以前各步排演都取干涉主義；如遇演員念錯了音調，做壞了動作，導演者可以發令中止，加以複習，至合意後，再下令繼續。在這一步驟裏，依照第五步，從頭到尾，循幕次排演，但導演不得干涉，中途打斷演員的表演，有表演不當的地方，導演須用拍紙簿記下來，到幕終後，召集演員，個別糾正，再加排演，看是否已經改正，或有否新發現的毛病。練習至全劇為止。

第七步「化妝排演」。這時佈景，音樂，燈光，服裝，道具，都應該置備完善，一切與公演同，但不招待觀眾。目地在考察裝置、和裝置與表演有否缺憾，是否合作，調和。

在化妝排演中，導演把一切工作交給舞台主任人（如果另有舞台主任的話），從此，導演者已一變為觀眾。假使全劇完美無缺，導演算是責任完了。這劇本也可以宣佈公演。

好的劇本的演出，必須依八個步驟小心做去。

編後記

值得向讀者報導兩件喜訊：劇教叢書第二集第一種「徘徊着的女人」已經出版了，此書及我們所預告的頭兩三種，均於本年一月付印，因為永安印刷過忙，直到今日才出版一種，現在只有極力催促印刷所，將第二種，第三種能够早日繼續出版。叢書稿，除預告的十幾種外，又收到七八種，我們均擬繼續出版，希望印刷的難關可以打破。另一件喜訊是我們感覺到「劇教」本身篇幅過少，刊了理論技術文字及劇本之外，其他文字均無法放入，因此我們特另出一「福建劇壇」半月刊，定七月一日出版，專作報導，通訊，介紹之用，此刊為非賣品，定印一千份，凡欲索閱全年者，私人請寄郵票一元五角，團體只收一元二角，以示優待，份數無多，要者從速，以免向隅。

在第五期編後，我們預告的第三次舊型樂劇實驗演出，已於五月三十日公演，頗得好評。又於本月十九日作第四次街頭演出，劇目為「一隻手」，二十二日作第五次廣場演出，劇目為「最後一幕」及「曇花一現」等。至播音方面，六月一日播閩劇「岳飛」，十五日播「縣長太太」。

本刊第七期劇本專號第二輯已於本月十五日付印，已定的劇本有：向培良的「救荒」，何治安的「原來是老子」（以上係獨幕話劇），堅白的歌劇「富兵去」，李潤平的平劇「碧血花」，陳啓庸的閩劇「岳飛」，和薩兆琛的三幕劇「斷雁」，尚有已答應寄獨幕劇來的谷劍塵及王夢鷗二先生，現已留下地位以待稿件，想不日定可收到。



好漢子

(獨幕劇)

舒謙

時 現代

地 山中

人 楊清生(二十一歲，洪大山親信，有血性)

秦春宜(十七歲，鄉村姑娘，王校長的學生)

王校長(三十餘歲，附近福洋中心學校校長)

洪大山(三十餘歲，土匪頭，蠻橫而且固執)

故事發生在一個山中破屋內，裏面堆有積年生了霉的稻草，但也有幾把新的，地上生着野草，四壁玲瓏，傾斜欲倒，似是過去有錢人家特地建爲守墓用的。中間有門通外面，一扇破門倒在地上，望出去都是野樹，好幾枝已伸進屋內來了。就是板壁上也都零星鑽進了樹葉和樹枝。台左後有一破門，進去也是一間破屋，地上同樣的有稻草野草等。

台上有一張破舊的四方棹，還有剩下一邊脚的板條子，現在是把沒有脚的那一端，貼放在四方棹底下的橫木上面，這樣就可以坐了。這兩個東西架在台口靠左一點。

棹子上面有幾隻碗子，裏面還有沒有吃完的殘飯，另外有一兩雙筷子，台右有用大石頭砌成的爐子，裏面有未燒盡的小頭樹枝和炭灰等，旁邊靠着一隻小鍋子，還有一束樹枝木頭堆着待燒。這光景，分明是有人在這裏生火煮過飯，同時也可以看出這屋子多年沒有人住過，現在被一羣綠林漢子利用來作途中歇腳的地方。

幕開時，秦春宜伏在棹上暗泣，她身上還束住一條月白色的圍身裙。楊清生掛着一把卜克鎗，右手托住下腮，緩緩的在台上徘徊着，這樣維持有一兩分鐘，清生停住，看一看秦春宜，走到棹子後面對她說：

楊清生(以下簡稱楊)我看你就答應了他吧，我的頭兒的脾氣，你是不知道的，他是要

怎麼樣就得怎麼樣的，今天他把你帶到這兒來，是前十幾天就打定了主意的，他常常對我提到你，說你長得漂亮，一定要把你搶來，做他的太太——就是做我們的「壓寨夫人」。

秦春宜(以下簡稱秦)(忽抬起頭來 眼睛都哭紅了)你說什麼？

楊 你還不懂嗎？就是要你嫁給他。

秦 不要臉的東西！

楊 不要臉的東西？哼，他不會不要臉；他會翻臉，一到翻臉的時候，就是他的祖宗對他講情也是沒有用的。

秦 我不怕，我只有死。

楊 恐怕你到了那個時候，又沒有那麼便宜就讓你死，我們寨裏的刑罰，你可沒有受過。

秦 把我怎麼樣？

楊 那就很難說了，寨裏面東西多得很，你願意怎樣死都有辦法。到那時候就怕你死又

不能，活又不能。

秦 (覺得自己很危險，癡癡的望着上空，叫了一聲)媽呀！(又哭了)

楊 媽？你媽遠在幾十里以外，你就喊破了喉嚨，他也聽不到。

(秦吞宜只有哭)

楊 (再說下去，有些同情她)今天他叫我對你說，一定要你答應，現在時候不早了，

過些時候，弟兄們跑來弄飯吃，下午還要跑幾十里路，我恐怕不能再和你說話了，

因為我要做買賣去了，就是我的頭兒來了，如果你還是這樣，恐怕是凶多吉少。(頓)

你嫁了他，不怕沒有好日子過，我們吃的都是上等米，大塊肉，不像你家裏那樣，整年都抹不到一點豬油。

秦 (站起來)我不希罕，你們當土匪的總有一天沒有好死。

楊 那也很難說，當土匪的就不一定沒有出頭的時候，只要我們人多，(擺住一把筷子當槍)槍支子彈充足，造起反來，(兩手捧起大碗)打下了江山！

秦 你在做夢，有你說的那麼容易。

楊 這不是做夢，古時候有許多大人物都是當土匪出身的，你應該聽人家說過，像宋江，黃巢，張獻忠——

秦 你說他們都有好的下場嗎？

楊 (被這一頂，說不出話來，便轉了話鋒)

好，好，你會說話，現在言歸正傳，到底

你嫁不嫁給他？

秦 我不嫁給當土匪的。

楊 (逗她)那末——你要嫁給誰呢？

秦 你不用管。

楊 我偏要管。

秦 你憑什麼管我？

楊 我……我……(說不出來，見秦雖怒，態度還可愛，但想起她是他頭兒的，只好不敢想了)

秦 (進一步)你，你怎麼樣？

楊 我……

秦 你年紀青青的，什麼事情不好幹，會跑來當土匪。

楊 噢，你倒教訓起我來了？

秦 不可以嗎？

楊 (想了一想)你不用管，

秦 我偏要管。

楊 你憑什麼管我？

秦 我偏要管，我偏要管，我偏要管。

楊 這奇怪了，你又不是我的……

秦 你說什麼？

楊 呵，呵，沒有說什麼、沒有說什麼、秦吞宜大姑娘！

秦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楊 當土匪的什麼都要知道，要知道天時，要知道地利，這邊一草一木都瞞不過我。

秦 那末你叫什麼名字？

楊 我？我就告訴你也不要緊，我叫楊清生。

秦 (她聽錯了)當然是你媽養的。

楊 什麼？

秦 你說「娘親生」，不是母親生的嗎？

楊 噢，你聽錯了，是楊清生——楊柳樹的楊，清白的清，先生的生。

秦 呵！(自己也覺得聽錯了，但即想到另一件事)我看你就姓「土」，叫「匪生」，「土匪生」的不好嗎？

楊 (警告她)你不要罵人！

秦 罵你土匪生的，土匪，土匪！

楊 你再罵，我就動手了。

秦 (此時，外面有人叫着：「把我綁到這兒來幹什麼？把我綁到這兒來幹什麼？」楊清生把話停止，秦吞宜心慌，跑入台左後的房子)。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洪大山(以下簡稱洪)把你綁到這兒來幹什麼嗎？你聽我說，這兒是座荒山，週圍都是山林野樹，十幾年前還有人來過。這屋子像是從前的有錢人家派人在這兒看守墳墓，現在子孫落敗了，鬼也沒有來過，我們做買賣的(打一下桌面)就在這兒講，

講通了，放回去，講不通，各種各樣的死的法子都隨你的便；吊在樹林上活活餓死的是一種方法；活埋在山洞裏的是一種方法；用石頭炸開了腦袋丟到河裏去的又是一種方法；要是我們高興了，給你快活一點，就是砍頭；再快活一點吧，給你一顆子彈——這幾碗菜，你想想，喜歡吃那一種，我洪大山當土匪，也會當廚房，只要客人一聲叫喚，我都有辦法，好了，你要吃什麼菜，你就說吧！

（王校長長嘆一聲）
（楊清生在台後面看着，洪大山沒有見到他，等洪說完了，過來）

楊 大山！

洪 （見是楊）呵，你在這兒，我以為你出去了。

楊 他（指王校長）是誰？

洪 就是福洋中心學校王校長。

楊 哦？（他很奇怪洪大山為什麼會把學校裏的先生抓來）

洪 他媽的，他在學校裏罵我們，罵當土匪的都是強盜，叫學生不要去當土匪。當然哪，那麼一個小娃娃會當土匪嗎？好好的教書不高興，會高談闊論，談長論短，今天是他倒楣，要到城裏去，經過山底下

被我看到，就請他到這兒來玩一玩。
你也要跟他講買賣嗎？

洪 這樣一個窮光蛋，有什麼買賣好講呢？

楊 那何必要把他抓來？我們不是說過：郵政差，和尚，教師，都不要嗎？

洪 可是這個教書的倒得要，他還是個副鄉長，鄉公所常常叫壯丁來打我們，他當然也有份兒。

王校長（以下簡稱王）沒有，我只管教書——

洪 （阻之）不准說話，到這兒來有你說話的份兒？你要說，你就說喜歡吃那一種菜，我馬上準備。

（王校長不說了）

楊 大山，把他抓來沒有什麼用，人家教書的清苦過活，又是窮光蛋，何必要他受苦呢？

王 是的，這位好漢說得對，我沒有錢——

洪 媽的，誰要你的錢？我是你的命。

楊 讀書人，不要去難爲他，把他放了罷。

洪 不行，「錯拿沒有錯放」，來有路，去無門，看在你的情面，讓他快活一點，你給他一顆子彈，送他歸天。

（楊清生顯得很苦惱，沒有答應，洪大山又大聲的說了）

洪 怎麼樣，楊清生，聽見了沒有，你不能違背我的命令，把他槍斃了。

（服從他）好，我就辦。

洪 （記起一件事同楊）秦春宜呢？

楊 在裏面。

洪 答應了沒有？

楊 我說不過來。

洪 不答應嗎？

楊 （不答，點點頭）

洪 媽的，一個女的算得什麼，我自己去。（要走進去）

楊 （另有一種心緒，爲秦春宜擔憂，連呼洪）

唉……（又說不出）

洪 （回轉身來）什麼？

（楊不能說出來），

洪 我自己去，你把他（指王）結果了吧！（入左門）（楊清生對裏面的已絕望了，拔出下克鎗，回過頭來對王校長）

楊 好吧，王校長，我送你歸天。（指門外）

王 呵！我不能……這位好漢，請你救救我吧！

楊 我怎麼能救你呢？

王 你剛才已經替我說了許多好話，我真謝謝你！

楊 可是沒有用，我是他的部下，我得聽他的命令。

王 不，這位好漢，呵，我還沒有領教過你的大名哩。

楊 說來也沒有用，反正你我都是「娘親生」的。

（有點懷疑）娘親生的，我們當然都是母親生的。

楊 好吧，你是快死的人了，我就告訴你，我叫楊清生。

王 楊清生。

楊 楊清生。

王 楊清生。

楊 怎麼樣？聽清楚了沒有？你到了陰間的時候，要記住楊清生送過你一顆子彈，不過這是洪大山的主意。

王 我知道，我知道你楊……楊大哥是好人，不過我得請你做做好事。

楊 我說過，我沒有辦法。

王 你不會沒有辦法，只要楊大哥肯出力，我一定會活。

楊 你死定了，洪大山的脾氣，我也怕他，他說過，「錯拿沒有錯放」，我看你就爽快一點死了吧。

王 至此，知懇求沒有效果，便轉了方向）

王 我不願意死。

楊 這奇怪了，你不願意死，難道我願意嗎？

王 話不能這樣說，我是說，我不願意死在你手裏。

楊 你是什麼意思？

王 我可以死在洪大山手裏，因為他是一個黑心漢子，人面獸心……

楊 被楊止住）你別說，給大山聽見了沒有便宜。

王 我怕什麼？反正是死路一條。不過你是好漢，你不能錯殺了一個人。

楊 這是洪大山命令我來殺，我沒有錯。

王 一件事情一定要由自己來決定，你的意思不殺我，這是你的主張；如果你的主張不能實現，違背了良心，附和別人你就是一个傀儡，一個幫兇者。

王 所以我請求你救我，因為你主張過救我

秦 忽然秦春宜從裏面跑出來，大叫着）

秦 哎呀！媽呀！（一邊哭着）

秦 王校長認識秦春宜，注意看她）

洪 洪大山跟出來，怒罵着）

楊 這樣說不肯，那樣說也不肯，媽的，把她宰了！（看到王校長，又看到楊清生）怎麼樣，這傢伙還活着？

王 王校長認得秦春宜，因為她是他的學生）

秦 你是秦春宜嗎？

王 才看到王校長，悲慟得很，跑過來）呵，王校長，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請你救救我吧！

王 洪楊都怔住）

王 你什麼時候到這兒來？

秦 我……早上在燒飯，我媽還沒起來，就被他（指洪）搶到這兒來。王校長，你救救我！你讓他們一起罷。

王 你看我就知道了。（說後背過身來，把縛住的雙手上舉一舉）

秦 才明白王校長是怎樣來的）呵！你也是被綁來的嗎？

王 我來把你放了。（說後要把王校長的繩子解去）

洪 （到此時才說話，對秦）不要動！

秦 秦春宜不敢動了，王校長轉回來）

洪 （問王）你怎麼認得她？（指秦）

王 她在我學校裏唸書。

洪 楊清生在想着一件事）

洪 好吧，你們兩個是一塊木頭裁下來的，（對楊）都把我宰了。

洪 楊想一想過來對洪耳朵說了幾句）

洪 （想一想）也好，就你對他說，我再出去一下，看看弟兄們買賣做到怎樣。（走了幾步又回來）你在這兒守住。

楊 是。

王 現在算是我救你來了，你要辦一件差事，不成功，只有歸天一路。

楊 你說，什麼事，只要能救我。

王 既然她是你的學生，你的話她一定聽的，現在由你勸他，叫她嫁給洪大山，成功了，放你回去。（頓一頓）我在外面等你回信。（說後看秦一眼，似有所言，但沒有說出來，走了）

秦 （王到門框處看一看回過來）

王 王校長，現在他們都走了，我們就逃吧。

秦 逃？那裏去？人家外面把守住，到了這兒就是「上天無路，入地無門」了。來，先把繩子解下來，痛死了！（秦把王手上的繩子解了）

王 王校長，我……我不嫁給那個土匪頭，我

媽一定不肯。
王 唉，傻孩子，這不是你媽可以主意的。
秦 那末你救救我吧！
王 我倒要請你來救救我了。
秦 我怎麼能救你呢？
王 你答應嫁給土匪頭，就是救了我。
秦 （失望）王校長，你爲什麼也這樣說呢？
王 不是這樣，沒有別的法子。
秦 我不能，我死也不肯。
王 好了吧，秦小姐，請你救救我，答應我
吧！
秦 我不能。（哭）
王 看在我做先生的份兒上，委曲一點，我回
去的時候對你媽說一說，他一定肯的。
秦 我媽一定不肯，我媽就是答應了，我也不
肯，我不能嫁給土匪。
王 你真的不答應嗎？
秦 不答應。
王 （王無可奈何的走着，春宜轉臉看他，又
來懇求）
秦 王校長，請你救救我，你想不出別的法子
嗎？你一定要救我！
王 （王看住春宜，不發一語，些時，眼睛一
動，似想出了什麼法子來了，再跑到門口
來看一看後回來）
王 （堅決的）好，我救你。
秦 （欣喜）真的？
王 真的。不過這一下，你一定要答應我了。

秦 （以爲又是剛才說的那樣）還是要我嫁給
那個土匪頭嗎？
王 現在改了，你說過，你不嫁給那個土匪頭
，那末你嫁給那個姓楊的好了
秦 又是一個土匪。
王 這個土匪好，年紀青，長得漂亮，有良心
，將來靠得住。
秦 說來說去總是當土匪的。（似有意傾向楊
，雖然口裏這樣說）
王 你得知道，你不答應，你一定死，我也一
定死。要我們都不死，只有你答應嫁給姓
楊的。
秦 （不好意思說出來，但確是真話）嫁給
姓楊的，土匪頭一定不肯，我們還是死。
王 不會的，我有法子。
秦 什麼法子？
王 （王俯在秦耳朵上說了幾句）
秦 但是他還是當土匪，我不嫁給他。
王 我可以叫他不當土匪。
秦 他明明是土匪罷。
王 不過我問你，你是不願意他當土匪嗎？
秦 唔。
王 姓楊的不當土匪，隨便他當了什麼，你都
要嫁給他是不是？
秦 （秦未置可否）
王 是不是？一言爲定。
秦 你先說一說，叫他當什麼呢？
王 這不能說，包管你滿意。

秦 我媽肯不肯呢？
王 唉，不要老記住你的媽，你媽有什麼法子
？我只問你自己，你答應嗎？
秦 （秦仍在考慮中）
王 （急了）快一點決定呀！你要這樣下去，
就誤了時候，洪大山回來了，就什麼都完
了。（秦想起洪大山，心裏怕起來，促成
她答應）
王 答應了沒有？
秦 答應了，你要告訴我。
王 可以。
秦 好，我答應了。（低頭）
王 哈，哈，哈！（自知忘形，速止住，再到
門口看一看，便回來，再在秦的耳朵上說
了幾句）
秦 （秦恍然大悟，心裏有些怕，張大了眼睛）
王 不要緊，包在我身上，這是最好的事，什
麼人不但不會恨他當土匪，還會看重他，
說他好孩子，懂得世故。
秦 那不是很危險嗎？
王 沒有的事，你放心好了！只有這樣，我才
救了你，也救了他，同時也救了我自己。
秦 你先進去一下，我去叫他來。
王 （秦春宜怪不好意思的跑進去，王校長微
笑着，隨即到門口叫楊）
王 楊大哥！
楊 （在很遠的地方答過來）來了。（旋進來）
怎麼樣，答應了沒有？（無聲打采的）

王 答應了。

楊 (有些難過) 答應了。

王 (奇怪得很) 不必答應嗎？

楊 不，不，答應了就算了。

王 不過，他不答應嫁給洪大山。

楊 (有些急，又有些希望) 唉，說了半天，你別急，話還沒有說完。

王 不嫁給洪大山，還有什麼話說？

楊 (慢慢的) 她答應嫁給你。

王 嫁給我？(自己固然是願意的，但總感到突然)

楊 是的。

王 沒……沒有的事……

楊 怎麼沒有，有的。

王 我……不相信。

楊 剛才我跟你商量，她說她討厭洪大山，無論如何不願意嫁給他。以後我就問她，「那末你願意嫁給誰呢？」她又說，「這樣子，分明是她看上了另外一個人了，我這兒沒有旁人，有的就只有你一個，我探她口意，雖然沒有說出來，但她那個樣子是毫無疑義的了。秦春宜是我的好學生，人又長得好，和你配得上，這是天生的一對，你楊大哥不要錯過了這機會。」

王 (被這麼一說，身上不禁起了雞皮) 王校長，你不要跟我開玩笑。

楊 那兒話，你不信，我叫她出來，當面說個明白。(說後欲進去)

楊 (速止之) 王校長，王校長，這……

王 你也不答應嗎？

楊 不是，這怪不好意思的。

王 有什麼不好意思？「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我說過你們倆是天生的一對，剛好又是我做先生的來做個媒人，再碰巧也沒有

了。

楊 但是王校長，事情不是這樣容易，洪大山

他——

王 他不會怎麼樣的，他和你等於兄弟一樣，他會讓給你的。

楊 不會的，洪大山的脾氣誰也不敢惹的，他說東，你不能往西，就是錯了，你也得服從。秦春宜是他常常記掛住的人，今天好容易才弄到手，他叫我勸秦春宜，反而把秦春宜勸到我自己身上來，洪大山不會放過我的。

王 楊大哥，你不能這樣想，你應當替秦春宜着想，現在是她愛你，你也愛她，男女婚事要由男女本人同意，才是合理的，自己心愛的東西，絕對不能夠被別人搶去，你就眼巴巴的看洪大山把秦春宜搶去嗎？你能袖手旁觀，對得住秦春宜嗎？

楊 (難過的) 好了，你別說了。你別說了。(說下去) 就說洪大山，那傢伙喪失了良心，人家是奴才，他反而和一般窮苦人家做對頭，貪得無厭，殘殺良民，這種人就不夠當頭兒，你早就該和他散夥。

王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他宰了，自己來當頭兒？

楊 你看怎麼樣？(試探一下)

王 我做不到，人家會罵我為了一個女人把自己的頭兒殺了，太沒有血性了。

楊 我也沒有這個意思，我的意思，你得趁早和他散夥，救了秦春宜，成了家，下山去當個良民。

王 (遲疑中)

楊 用不着再想了，要走就得快點走。

王 (考慮一下，記起一事) 我忘了，我是當了土匪，下山去免不了被抓去砍頭，我不能去。

楊 是的，剛才我對秦春宜已經商量過，我有法子使你不吃苦。

王 你有什么法子呢？

楊 現在中國正在死心打日本，許多壯丁都上前線殺敵，你下山去自動入伍，政府可以原諒你的。

王 我就是怕去當兵，才跑來當土匪，現在又要我去，我不能……

楊 (秦春宜在門口聽着)

王 你錯了，現在無論誰都得當兵，你逃避兵役跑來當土匪，便是罪上加罪，你們躲在山中，不是長久之計，你願意一輩子當土匪嗎？政府派兵來剿，你們幾桿槍敢抵抗嗎？到那時候束手被擒，要想翻身已來不及。現在是你一個翻身成家立業的時候，

秦春宜她是不嫁給當土匪的，她在學校裏是一個好學生，她願意嫁給當兵的，因為當兵是去打日本人，當土匪是打中國人自己，和漢奸賣國賊一樣。你是好漢，你會想得通。（王見到秦春宜要春宜也來勸，但春宜不敢開口）

王 楊
（聽了王校長一席話，心中非常痛苦）呵！用不着嘆氣，男子漢大丈夫應當爲國出力，不應當老守住這座荒山，被人家唾罵，秦春宜一定不肯嫁給洪大山，你要不救他，到頭來只有一死。

楊
（更顯得痛苦）這……
（王校長過來催促秦春宜說話，秦不得不說了）

秦 秦
清生哥，你應當聽王校長的話……
（楊回頭來看一看秦，說不出話來）
（再說下去）你要救我，也應當救王校長；你走錯了路，能够回頭，還來得及。剛才王校長說，他是校長，也是副校長，他可以担保你沒有事，你答應他吧！

王
不錯，我可以担保你沒有事，我到鄉公所區署縣政府去替你說話，政府一定肯的，抗戰需要許多人，只要這個人能爲抗戰努力，過去雖有一點錯的地方，政府會原諒的，當兵是光榮的事業，誰都欽佩你，愛護你。

王 楊
除了當兵沒有別的法子嗎？
不但你不當兵沒有法子，就是每一個中國

人不去當兵也是沒有法子的，不當兵便是亡國；亡了國，你連土匪也當不成了。（被激動了，堅決的）好，爲了國家，爲了自己，也爲了你們，我當兵去。

王 楊
（欣喜的）好漢子！（頓）現在就走吧，免得被洪大山和你們的同伴碰到。（一手拉着楊，一手招秦，剛走到門口，大驚，速即退回）

（原來洪大山回來了）
（洪大山看他們要走，有些奇怪）你們想走嗎？

王 洪
（楊不答，秦避開，王改了臉色，賠着笑說）

王 洪
是的，剛才想去找你，剛好你就回來了。找我？何必去找我？我會回來的。

王 洪
因爲等得太久了，有點急……
急什麼？在這兒不好嗎？（看他們都不說話）事情怎麼樣，答應了沒有？（秦掉轉頭，洪以爲秦不好意思，大笑）哈，（走過去打一打秦的肩上）你……你……（秦不願意跑開去，洪再進一步）既然答應了，怕什麼？

王 洪 秦
（憤怒裏脫口說出）誰答應你？
（愕然）呀？（問楊）怎麼樣？沒有答應嗎？
（痛苦的）是的。
（指王）你這混蛋，我叫你勸她，你勸了什麼出來？
（低下頭）

洪 楊
（命令楊）馬上把我推出去槍斃！
（不得不拔出卜克槍，先指一指王，秦及王都怕，楊忽轉過來指着洪）不許動！
（大驚，秦亦嚇住，惟王興奮過來）你……你怎麼樣？

王 楊
（對王）你把他（指洪）的鎗收下來。（王過去把洪的鎗收下來後退回原處，楊又對洪）告訴你，我不當土匪了，跟王校長上前線殺日本人去。（對秦）那根繩子（指上刻縛王用的那條）拿來，把他捆了推到裏屋去，看在弟兄們份上，免他一死。

（臉轉向王；秦去檢繩子，洪知事敗，作最後一戰，一個箭步過來，要來奪住楊的手鎗，兩人扭打，王此時階個準，對洪開鎗，洪放開兩手，倒下去）
（楊及秦都在注視着洪的身子，楊現難過狀，看住王）

王 洪
打死這種人並沒有錯誤，你不要難受，快走吧，剛才一個鎗聲，說不定別人聽到，跑來的時候，又多了麻煩。

王 楊
好，我要明白的走，給弟兄們留個信。（說後向石砌的爐子裏抓出幾塊燒了一端的木頭，想向牆壁上寫幾個字，但牆壁太壞了寫不來，看到秦身上圍着圍裙）把你的圍裙解下來一用。（秦解下給楊，把繩子在棹子上面，大筆揮着，裏面寫的是：「好漢子，要去打日本人，我當兵去。清生。」寫後無處掛，王看到地上那一扇門）

王 洪 秦
來來，我有辦法。（把門抬起來，放在棹子前面，將圍裙掛在那裏，看一看，嘴裏陰着）「好漢子，要去打日本人，我當兵去。」（轉而鼓勵楊）你真是好漢子！
（在笑聲裏幕下）

顧次長訓詞

劉乃樑記

教育部次長顧一樵先生此次率中央團政視察團來閩視察，兩度過永，本會前後公演話劇及舊劇藉表歡迎，並於六月一日下午三時請顧次長來會對三民教巡迴施教團全體人員訓話，詞中對劇教工作人員提供意見甚多，足資奮勉。茲將原詞列下以饗諸者。本訓詞承劉乃樵先生速記並此致謝。——編者

今天因為到鄉下視察，往返走了幾十里路，身體覺得很疲乏，本來不能再到此地講話；但是各團的團員聚集一起，這是頗不容易的機會，車以各位已經表演兩次招待本人來看，一次是話劇，一次是閩劇。因此，不得不來向各位見面。

各位從事戲劇的工作都有相當的經驗，與濃厚的興趣，在我走過的地方所看到能演新舊劇的團體，的確很少。我們曉得最近教育部已把推行戲劇教育做本年度的一件重要工作；今年社會教育是以戲劇為中心，因為戲劇教育實在具備極偉大的力量，佔着社會教育極重要的一部，人們常對社會教育四個字發生誤解，認為社會教育即國民教育，無非要使一般的民衆認識幾個字而已。以往的社會教育僅把民教兩字來代表之，晚上招幾個成年的人來念書就算了，距離社會教育的要求很遠。本人走過各地所接觸這一類的情形也很多。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深知中國過去教育的缺點，認定今後的教育方針應把三育並重；同時並應注意六藝的教育。所謂六藝即是禮、樂、射、御、書、數。「禮」即是精神教育，國民教育，訓練國民使具備現代國民的智識，懂得做人的道理。「樂」亦是陶冶德育之一類，它的本身是一種藝術教育。我國以往對於藝術教育不大注重，到了最近幾年才有甚麼電化教育的出現，注重以電影收音機來推行教育，其實單單電影收音機尚未足來包括藝術教育的範圍，舉凡戲劇音樂歌詠漫畫之類都是藝術教育。這種的教育都特具有吸引受教者的興趣的力量。「射」就是軍事教育，這種教育，一般教育界因為自己兵軍學識的根底太淺，所以多半聘請軍事機關的人才來做。「御」就是健康教育，也可以說是輔助的教育，因為他本身不能打敵人，只能帶着人家去打，同時又是一種健康的運動，故如跳傘、駕車、滑翔之類皆屬之。「書」是很簡單的，它是單純的識字教育。「數」是科學的教育。據本人所知，以往大家所講的社會教育，如以份數計算，只能佔得十分，因為，於六個單位之中只有一個識字教育，而識字教育亦是未能辦到滿意，充其量只有這樣的份數而已。社會教育辦到這樣的地位，難怪乎一般人看不起社會教育，不能明瞭社會教育的價值與意義。

抗戰發生以後，教育上有三點變動與改進，大家感覺到現在的國民教育是很需要的。但要推行公民教育不一定都在學校裏面，學校以外隨時隨地都有教育的機會。即推行藝術教育亦如是。要把國民教育同藝術教育配合起來。利用環境與機會來推行我們的教育，其效果始見其偉大；推行藝術教育亦不要忘記了負有推行國民教育的作用，比如演員在表演之時，千萬不要在台上隨便吐痰，如果有之，那就失去國民教育的意義。同時推行國民教育亦不可忘記了藝術教育這一個工具。其次藝術教育的本身，它富有科學的條件，尤以戲劇為甚，戲劇上的一切必須合乎科學，同時戲劇可以說是集科學之大成的東西。無論文學呵！音樂呵！雕刻呵！以及社會各種實用

的科學，戲劇中都包羅而有之。無論話劇歌劇或中國之舊劇等表演的部門，時常代表社會上的形形色事物，故各種的科學亦當應有的盡有才是，同時動作是否優美，態度是否自然，這則在於平時之研究與練習。故從事戲劇教育的人，一輩子學也學不完。歐洲的戲劇家，他們每以戲劇為其終身的職業，一二專家所表演的名劇，的確都有獨得之處，比如表演沙士比亞的劇本，裏面的重要人物一定要上等的脚色來扮演，才有精彩。因為成功一個頭等的演員，他的學問經驗都得臻於上乘。好比一個大畫師，不但畫得好，而且他的學問經驗一定是很超越的。超等的戲劇家不但會表演，同時還會創造。

中國自抗戰以來，社會的一切都有蓬蓬勃勃的氣象，戲劇亦是這樣的。敵人儘管破壞我們，轟炸我們，以種種的方法來威脅我精神，摧殘我士氣民心，但是中國的人民一點不悲觀，不畏懼，抗敵的情緒，反愈打愈堅，愈戰愈強。世界各國在這時機莫不是愁眉苦臉，惟有中華民族是欣欣向榮的，充滿着復興的朝氣。我們所做的工作不但為其自身之自由平等而奮鬥，同時對於世界的前途亦有莫大的貢獻。我們的各種東西目前都在急劇的發展中，戲劇亦是裏面之一部，不過我們認為今日中國戲劇的成就，尙未能認為滿意，即就話劇而言，亦未能十分健全，許多東西是抄襲外國而來，不能十足的代表中國人的特性，其中尤以歌劇為甚，中國的歌譜不能唱出中國人應唱的歌曲，往往把西洋的調譜應用到中國的音樂上面，唱時透不過氣來。即演戲亦免不了這種的毛病，所以我們在中國的戲劇音樂上面尙須更下一番的研究工夫，以成就一種偉大的創造，像德國美蘇的歌劇話劇，他們隨時隨地都能表現他們民族的特性，中國則沒有這種的造就，所謂舊劇如國劇之類，也只能代表地方性，却沒有全國性。中國的調子，舊劇不過有西皮二黃，其他的地方劇，其間或各有他們的調子，但不能代表整個中國則可斷言。中國從前有許多的古調，在唐朝仍很流行於社會，迄今多已失傳。我們演舊劇，如表演岳飛，如用新的音樂配合來唱就不成話了。又如表現荊軻，饒別易水的時候，他所唱的「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一定自有一種的唱法，不是現在一般人的唱法，又如高漸離擊筑為聲慷慨之歌，當然也不是現在的歌調，用的也不是現代的樂器。近來中國的音樂家也會靠着他們的推想製造中國的古樂，但造來造去都帶有西樂之音。本來中國的古調是很難唱的，比方表演蘇武，蘇武同李陵的酬答都是五言詩，這比「風蕭蕭兮易水寒」來得更難唱。又如應用琵琶的場合，如代以西洋琴就不成樣子了。演文天祥或岳飛，有的脚色穿着西裝在台上跑來跑去亦大失原劇的意義了。唱戲的理論與事實要配合一致。有許多東西一定不能以唱新調的方法來唱，所以中國的戲劇和音樂都得再加許多的創造工夫，配合中國文化之大成，造出具備中國特性的戲劇。戲劇感動民衆心理的力量異常可怕，我們所以能够推翻滿清，其種因，早在三百年以前，我們舊劇所穿的衣冠完全都是明代的服式，這給與一般民衆刺激亦特甚，這完全走一般遺老苦心保存的成就。戲劇和音樂不但具有宣傳的力量，同時亦是一種最有效的教育，我們用許多方面去拉攏民衆學校的學生，他們每不大願意來讀，但以戲劇的方法來教導，他們却願意買票入場，爭先恐後的來受我們的教育；故此種教育的工具我們必須切實把握而利用之。不過今日中國的戲劇尙未臻於至善，尙須改進，尙須創造，這都有待於大家的努力了！大家千萬不要看輕自己，須知戲劇家即是一個教育家。



茅店秋月

獨幕劇

林樺

時：八月某夜二點鐘前後，明月懸空之時。
地：游擊隊活躍之某地。
人：秋音

士谷

劉彪

賭漢數人（不出場）

景：X公路傍的一座茶店。

舞台正面是疎疎的短竹籬，當中開一道出入口，向外左右開着的門，竹條是歪斜不規的，似乎不必要關上的。竹籬外左邊有一株垂柳，台右面略前方轉角有一門通內室，門旁左邊有一個玻璃窗，垂有竹簾（把竹簾捲起時才看見玻璃窗，）窗下有茶几及躺椅，台左側有門通廚房，前方有茶桌，長方檯等，桌上排滿茶壺、茶杯、烟筒，還有一盞火油燈，不大明亮，除了月光映着竹籬近處陰影較明顯外，全場都是暗黑的，所以其他衣架、臉盆架、臉盆、臉巾等都看不清楚。

幕：四圍靜悄悄的除遠遠地傳來兩三聲大吠外，是死一般的沉寂，幕徐徐地隨着一陣歌聲拉開，顯出秋音的黑影佇立在竹籬邊，面對天空的月兒在唱着——

彎彎月兒當空明，

影上短籬柳拂輕，

惹起我多少傷感，

怕回望故鄉暗心驚！

憶園亭弟妹偕行，

曲欄外秋菊爭豔，

月白風清幽香迎，

那時節幾許歡情；

如今家鄉一片焦土，

教我落魄夜夜仇恨并！

怎忍這罪惡的地獄，

無天日黑暗的愁城！

人前——

勉強作笑！

背地——

偷把淚傾！

顧影自憐，

離魂夢縈，

彎彎月兒當空明！

秋音愈唱愈悲，愈低，至不成聲時嗚咽落淚，低下頭來用手帕拭拭眼眶，她約有二十歲左右，修長的身材，高起的胸部，流露出多愁而美麗的姿態，她穿着淡湖色布的旗袍和低限的皮鞋，最惹人注目的，是那一條薄圍巾被風吹飄着，表示了這秋夜的涼意，她無聊地玩弄着垂在竹籬邊的柳條。

忽然內室門開了，裏面嘈雜的鬧聲一陣陣地傳出，同時射出來強烈的燈光把這沉寂淒涼的周圍打破了，茶桌等陳設也明顯了許多，壁上的香烟、萬金油等廣告畫及紅紙條寫的點心標題，也呈露一部份出來。

門開時，劉彪走出來，他約有四十歲以

上的年紀，身穿着漢式短裝衫褲，衣是黑色的，襯着白色的內衣，高高的褲和捲在外面的袖口，最令人醒目的，還有胸前垂掛的錶鍊，被光閃動着，襯是灰褐色的，腳上穿着黑色布鞋，他肩膀寬闊而高聳，手是那麽粗大，一瞧是個下流人物，尤其是他低壓在高凸肩頭的頭髮，散亂地與粗黑的眉毛幾乎分不出來，還有凹進的兩個眼窩，跟珠轉動時閃出露白的兇光，在這暗淡裏，令人可怕，兩個鼻孔是朝着外向的，及下垂而厚的嘴唇，真像豬獠相。

他手數着一疊鈔票，口角斜放着一根烟，噴出一兩口烟，向前慢步走來，至桌旁，停住腳，把鈔票放入衣袋裏，喝一口茶，轉身斜側面向竹籬邊的秋音憎惡地一看，又轉回頭來吸着烟，他自出場至此刻，他的臉容才給觀衆清清楚楚的看出那奸陰作惡詭計多端的神情來，因爲此時站着的地位正是門內光線對射的地方，他叫一聲「蘭姑娘！」向右旁的籬椅坐下。

秋音：（未回答）……

劉彪：（向秋音一看略大聲些）蘭姑娘！

音：（身沒有動，只回過頭來）啲！是你叫嗎？

彪：是！我叫你。

音：（仍不動身子）有什麼事？

彪：叫你，你就得過來呀！

音：（緩步上前）呵！要我給你倒茶？（欲向桌前走去）

彪：（彈烟灰）不要，我剛喝過。（看看她臉）你剛才可在唱歌！

音：（站着不動）是！我心裏難過的時候，就想唱歌。

彪：（舉她的口氣）難過的時候，就想唱歌（忽嚴厲起來）這算什麼調兒，簡直像老婆哭丈夫一樣，怪難聽的，跟你說過多少回了，叫你別再唱啦！

音：（酸痛而淒涼的）唔！

彪：（全無情理的）你難過——唱歌，倒把我聽得難受起來了，你曉得我最後兩付牌九，就這麼聽你唱歌，連來兩個「畢十」輸了三十塊錢。

（忽然從內室傳出一陣大聲的吵鬧聲）

是我看見莊家換牌，這還行嗎？

沒有錢，就別做莊……

得了，得了！別鬧吧……我來做莊……

（同時幾個人）好！好！

讓老四做莊……

讓老四做莊！

快洗牌……揀起骰子……

讓開些——我來押天門十五塊底！

我押上門十塊柱！

牛二，那邊你來押呀……柱子押定……手拿開，

慢慢，天門五塊跟！

手拿開，來！（忽然靜寂一下，又高聲地）

地……地八！

——長……長七！

——天……天……天上幾吓！

——唉！媽的，天門，真倒霉，畢十，畢十，（繼續洗牌聲，漸漸緩和下來，似又賭入神了）

彪：（當裏面吵鬧起，走到門口看看，至鬧聲小下來時，仍回轉身走開，一腳踏在茶桌邊的長方檯子上，噴出一口烟，自語地）這幾天賭得大狂了。也許是錢來得太容易些！（忽然仰頭，得意地笑起來）蘭姑娘！你說是不是，還不是我的本領，（自傲地）所以我常常說——打仗對我們特別有好處（掉去烟頭）那一般不識時務的，才去反抗——抗戰！就不如我劉彪替皇軍報告些游擊隊的消息，這算什麼！東洋老爺多客氣哪，拿了一大把的鈔票給我，哈哈！（放下腳大笑起來）……

音：（聽得厭倦）我可以就在這兒（指籬椅）躺一躺嗎？

彪：（假仁慈的）你不是有點病嗎？這兒躺不得，會受涼啦！

音：那可以讓我到外邊去走走？

彪：不行，等會他們賭散了，就可以進去睡覺——他們要點心還得你去攪呢。

音：（要求地）外邊月亮真好，我就在門口散步，不走遠去！

彪：不行！我還不知道你那一套，想上河邊投水去！（桌旁坐下）

音：（難過地退後兩步）那再不會有的事。

彪：哼！上一次不是我救得快些，現在你還能活着嗎？

音：謝謝！

彪：你別整天愁眉苦臉，就得了！——從你投河救起那天，我對你說過——不許隨便走開！

音：（痛苦地）我沒有隨便走開啦！臥房，他們在賭錢，這兒又怕受涼，難道不許在月光下走走嗎？（無限傷心，滴下珠淚，用手帕拭一拭眼眶）

彪：（仍不高興地）不成！你祇會流淚，一天流到晚！（裝佯地）不讓你外邊走，也是怕你受涼啦！看你這病樣的，（略停走到輪椅欲坐下）告訴你，既到了我這兒——

（轉換口氣）我也沒有壞待你，吃的，穿的，我都特別待你好，（坐下來）你還不滿足，老鎖着眉頭傷心！（秋音來回踱着）你沒有了家，你父母弟妹死了……這只怪你們一家人，不好好地服從皇軍，還幹什麼游擊隊來反抗，更不能怪到我呀……

音：（忍不住拚死地大罵）漢奸！土匪！你這喪盡天良的劉彪，你把我屋子燒了，父母、弟、妹……都殺死了！還把我掙來，當囚人的關在這裏！替你幹那人吃人的勾當！（痛苦極，仰起頭，眼看天，雙手緊張地）呵！我還活着做人嗎？（伏在桌上嗚咽）

彪：（反站起大笑）哈哈！我叫你活着！不給你死，你就得活着，好好地跟我一塊兒活下去！哈哈！

音：（顫抖的哭聲）……

彪：（走過去拍拍她的肩）蘭姑娘！別哭啦！讓你再罵幾句，心頭罵癢了，也許會好些！（又釋笑起來）哈哈……（吸一口香烟，裝瀟灑地）蘭姑娘！哭也無益，把身體哭壞了！（略停）要把身體好好的保重，將來好向我報仇呀！（狠毒的眼光向前一視）可是，今夜裏有客人經過此地，仍舊

是要你幹你說的勾當囉！（單刀直入地）如果是打游擊的，就要你用酒來毒死他，（用反掌敲敲她的肩）要你繼續不斷地幹下去，——除了你有本領的有一天向我報仇罷了！（吸着烟走開）

音：（不哭了，反而不十分苦惱，也許是神經過度受刺激，或真想有報仇的一日，仰起頭，眼上看，慢慢地走前數步）……

彪：（走近她，從嘴裏取下烟）蘭姑娘，我是這樣一個人，你也知道的了。（轉和藹地）你既到我這裏來，就要把一切念頭丟開些，同我好好的享樂，別看我那麼壞！——世界這麼大，不只是一個人做壞人，而且做了好人，常常沒飯吃……世界就是這麼樣的，（略停頓）你跟我有好吃，好穿，有錢花，有酒喝！前人說：酒會解愁——

音：（呆呆地眼睛釘住前面微點頭）酒會解愁！

彪：對呀！我看你苦悶，就一同來喝幾杯吧，我去拿酒來。（轉身入廚房）

（此時月光漸漸斜照進來，她願影自憐地嘆一口氣，走向輪椅坐下，遠遠地傳來幾聲犬吠）

音：（眼看月亮）酒！報仇！（靜默地低下頭）……

彪：（匆匆的拿出杯筷及酒一盞兩碟滴肉花生等）來！（向桌上放下）來吧！蘭姑娘！咱們快活些！

音：（走過去立在桌傍）……

彪：（倒杯酒給她一杯給自己）乾！（一腳踏在樓上）

音：（舉杯飲盡）唔！乾！（還拿起酒壺添酒連乾數杯）

彪：（狠吃着肉和花生，然後舉起酒杯）我說酒會消愁，對嗎？（乾飲，大笑）哈哈……你是快樂了吧！

音：快樂啦！

彪：（斟酒）蘭姑娘！你討厭我老粗老粗的，是不是，（喝一口）世界上，也就是我這老粗老粗的，才懂得快樂！（又喝一口）是嗎！（自鳴得意地，走開幾步狂笑，燃吸香烟）

音：（又乾了一杯，離開酒桌，兩頰微微浮着紅潤，不像先前的愁眉苦臉，好像從死灰裏重返到有希望的人生路上，待看雲機一

戰，即會爆發出勝利之火，不覺瘋笑起來
（哈！……世界上只有你這樣的人，才
知道快樂！沒有錢用，向皇軍要，沒有女
人，可隨便搶來，喝酒啦！賭錢啦！自由
自在的！這對國家算什麼呢？總比那般假
面具的口頭叫抗戰，出錢出力救國，心裏
反而利用抗戰來弄錢，發國難財，而且等
到敵人打來了，就脫去假面具，公然迎上
敵人，維持治安了！我說你比這般人還要
坦白聰明。

彪：（以為是對的，得意地笑起來）哈！哈！
……只要你不回家，好好地在這兒，我包
你享福！
（忽然遠處有大狂吠聲，似有過路的客人
經過）

彪：（注意聽犬吠聲）有人來了，這個時候（
取錶看一看）快兩點鐘了，還有誰過路？
（走到竹籬外左右看看，即回來，神祕
的）喂！買賣來了！你到門口去，給招呼
招呼。

音：隨他進來不進來吧！
彪：不，不能放過他，這幾天，這兒風聲
緊得很，半夜裏有人過路，昨天晚上幹了
一個，今晚又有人來送死，總是那些不怕
死幹游擊隊的吧。

（近處犬吠聲響起）
彪：喂！來了，快給我招呼去。
音：（沉思）……

彪：我教你這樣做，你就得聽話，還不懂我的
利害！（與她低語片刻）知道嗎？（走進
內室）

音：（不言地走到籬邊，亭亭直立，仰頭看月
亮，長嘆一聲，低吟着）

彎彎月，

像鈎

鈎動悲愁

愁難禁，

淚珠流！

流淚胸襟透——

人間罪惡，

萬世仇恨！

何時洗雪心頭！

在這低吟中，已不聞犬吠聲，萬籟寂寂的
四圍，只覺得詩聲淒涼！彷彿就有恐怖
的事情發生似的。脚步聲走近來了，正是士
谷行至這竹籬門口停住脚，他約二十七
八的強健的壯年人，因為他負着重大的某種
任務，所以他的裝束，深深地掩藏了他那
偉大的人格。

此刻士谷穿着一套棕色破舊法蘭絨西裝
，條紋襯衫，沒有領帶，呢帽低低的戴着
，幾乎看不見眼睛，脚穿膠底破舊皮鞋，
還帶有舊的小藤包及雨傘，看過去也像個
流氓一類人物，也許是故意這樣裝束，混
入下層做他偉大的工作，他富有急智、冒
險、沉着、忍耐、苦幹的精神，善交際，

喜與人閒談，有偵察眼光，好人壞人一看
便知七分神色，爲了工作的便利，吃酒賭
博，都常作了成功的媒介，但是有時也會
發生意外危險。

此來雖是過路，然他所負的任務，會使
他處處留神，正因此聽見這位姑娘的悲悽
吟詩，感覺到半夜旅途的奇異之事，於是
走近這茶店來了，他正欲問話時，秋音已
先說話了。

音：先生！這原是茶店，休息會嗎？（注視一
下）

士谷：（也注視她，視線相抵觸）茶店！（走
入遊視四圍，聽內室有賭博聲，頓時起了
懷疑和提防的神色）給我倒杯熱茶！（坐
在右邊的籬椅，把小藤包放在茶几上，兩
手靠在几旁）

音：（暗暗地偷看他，給他一杯茶）先生上那
兒去？

谷：（奇視的眼光，隨意答應）回老家去。（喝
一口茶）你就是這茶店的主人嗎？

音：（不願意明說）也許是的！（去拿臉巾）
谷：（懷疑地）也許是的，那你男人呢？（從
衣袋取出烟）

音：（拿臉巾給他冷冷一笑）我沒有男人。（
等他擦過臉，接來，放回原處，隨把桌上
火柴取來）給你洋火。

谷：（接過火柴，更懷疑地）呵！你男人離了
……不，我看不像……

晉：（覺得此人真多話）不像這茶店的主人是
不是？

谷：（燃吸香烟）我是這麼感覺，（覺得這樣
談話不妥當）你討厭我這樣的談話嗎？

晉：不，無論什麼客人，我都隨便談談，不然
我老板會責備我招待不週到。

谷：（覺得這話裏有深意）唔！（站起來噴一
口烟）現在幾點鐘了？（走近桌前）

晉：大概有兩點多了，先生！你要走嗎？可要
吃點點心嗎？

谷：（看看桌上排着吃過的酒菜）呵！你這兒
有點心，酒菜嗎？（他想借酒在這兒多
坐一會，也許可以察些意外的事）那就
給我來半壺酒，一盆——隨便有什麼便的
菜都行。

晉：還要別樣嗎？（走近一步）

谷：不要了，（看看內室的賭博，欲進去探探
，手指內室）喂！可以進去瞧瞧嗎？

晉：可以。

谷：（走近內門，回轉身）喂！酒菜攪好了，
招呼一聲。（返身欲入）

晉：喂！先生！（指几上東西）那件東西，是
要緊的嗎？

谷：不要緊的，放在那兒行了。

（士谷入內室秋晉去收拾桌上的杯碟）

晉：（嘆口氣）唉！真是罪惡！（入廚房）
（此時有貓在叫，大概是抓老鼠吧！片刻
，劉彪兇猛地出來，把內室門輕輕地關上

，舞台隨即暗淡，他手上拿着一個皮的小
錢包，緊張地急趨桌前）

彪：（把火油燈捻亮些，注意地展開錢包，拿
出一疊鈔票，一封信，幾張紙條，最後拿
出一個小冊子，說聲「媽的！」一一細看
從驚奇而奸惡地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忽然鎮定地把原件一一放入錢
包，秋晉拿一碟菜出來，放在桌上）

彪：（得意地又大笑起來）哈哈！哈哈！
……（忽然搶了錢包）給我看看，什麼東西，
叫你這樣歡喜！（欲打開）

晉：（阻止她）等會看！（要收回）還我！
（退避地）我得看清楚，還要給那位客
人拿酒去呢！

彪：（歡喜地）好極了！他要喝酒。哈哈……
這小子可跑不掉吧！

晉：（緊握着錢包，驚詫地）你要怎樣！怎
：怎麼回事？

彪：你，錢包還來，照昨晚那樣做！
（恐懼地退避開）你明白告訴我，我才還
你！

彪：（急燥地）告訴你，也罷！剛才那小子進
去，好似探察什麼似的，可不知道我在注
意他……

晉：你注意他什麼？

彪：你聽罷！我向他身上這麼一擠（聳聳肩指
她手上的錢包）這錢包，就落在我手上。
晉：你價做扒手人家袋裏的錢！

彪：不但拿到錢，而且知道了他做特務工作的
，他是專幹除好的，就是專和我劉彪這樣
的人做對頭……

晉：那你要怎麼樣對付他？

彪：（從衣袋裏取出一包東西）我要把他毒死
，這就是毒藥。

晉：（驚惶地）毒藥！

彪：把它（把藥的紙袋頭撕破一個口，倒些藥
粉在掌中）放入酒中

晉：放入酒中！

彪：喝下去，三個鐘頭內就會叫他死！你懂得
嗎？照昨晚那樣做。（把藥粉倒在紙袋
中拿給她）

晉：（痛苦地，不接藥包）我……我……不能
再幹這個！

彪：（厲聲，拿出手槍指着她）我叫你這樣幹
，不能違抗！你知道不？那傢伙身邊還有
手槍！

晉：你打死我，我不幹這樣無人道的事！

彪：（威嚇地，給毒藥）拿去！你知道這附近
四週都是游擊隊，除了不得已時，不能夠
隨便開槍的，（把槍藏入）你得聽我話，
我照樣在窗口監視你這樣做）下面的話，
漸漸聽不清楚，低至完全聽不出，祇有劃
指劃脚，做出狠毒謀害的動作）……

晉：（不得已似的接過毒藥）唔！唔！……

（正要拿錢包還他，他伸手待接的當中）
（內室門忽然開了，士谷走出，舞台又亮

起來了)

音：(急速地把手縮進，迴轉身把錢包藏起來，退後幾步)……

谷：(走出門口兩步，用尖銳的目光掃視一下，凝神地)……

彪：(呆了一下去倒茶喝，來掩剛才的情景)……

音：(向士谷)先生！茶攪好了，我去拿酒來！(轉身坐下)

谷：(幾分明白這兒是怎樣的一個地方，向右邊躺椅坐下)……

彪：(表示是老板，倒一杯茶送給士谷)先生喝茶！(放在几上)

谷：(奇怪地)謝謝！

彪：不客氣，我就是這茶店的老板！

谷：(愕然)你就是老板？

彪：唔！

谷：(注視他，知道不是個好東西)你這茶店好像新開的？

彪：唔！剛開兩個月！

谷：剛開兩個月？(故意地)這鄉下倒熱鬧，半夜裏還有人來賭博！

彪：(胡扯)不，就是因為過路客人少，才靠朋友來賭錢，熱鬧熱鬧，抽幾個頭兒！

音：(拿酒及杯筷等出，排在桌上)先生酒茶便了。

谷：(站起)唔！(走過去)

彪：(以目與音示意，走去把窗簾捲上，露出

玻璃窗，射來強烈的光線)拉起竹簾，燈光可以照出來。(隨即向內室走進，把門關上)

谷：(坐下了看她一眼)你，可以坐下來談談嗎？(提起酒壺覺重)酒太多了。

音：我可以陪你喝酒！

谷：(看桌上杯筷是備兩個人的，會意地倒一杯酒，又倒一杯與她)這杯酒給你，(看她一眼，心疑地)剛才那位就是老板？(用紙擦筷子)

(劉彪時隱現在玻璃窗內，監視她，士谷假作沒注意到)

音：唔！(回頭看窗門惡狠狠的劉彪一眼)我！是他叫來招待客人的(免強示意)你覺得我這習生活的人下賤嗎？

谷：(當初看她是正當的女子，不敢十分向她談笑，此刻被這話一提醒，明白了她是那種浪漫的女人，但看她的舉動，又不相信，疑神地，借酒來探問，舉起一杯酒向她)

音：(舉杯一飲而盡)乾！(取過酒壺)

谷：(才放心喝下)乾！(仍取回酒壺，提防地)我自己倒，(各斟滿杯)

音：(故作笑容)再乾一杯！

谷：(感覺她的表情，不大自然)隨意喝。(飲一口)姑娘！你可以告訴我你的名字嗎？

音：我姓蘭他們都叫我蘭姑娘。(沒有說出真名字)

谷：(又喝一口)蘭姑娘！——你再喝吧！(給她倒酒)

音：(沉思地，喝了半杯)先生！你怎麼半夜裏趕路？……

谷：(乾後，又各添酒)有事！……月亮這麼亮，夜裏走路，很有趣呢！

音：(幻覺地)呵！這明亮的月光下，回到家裏，真有趣？(忽然地)先生，你家離此地多遠？

谷：(添酒)沒有多遠，從這兒山背下去，過了渡河就是了。

音：(喝口酒)回到家裏多快樂啊！

谷：(也想念家了)回到家裏！快樂啊！可是！恐怕回不得了……

音：先生！不是特意回家嗎？

谷：我是順路回家看看！(喝酒)

音：(注意地)你剛才說：恐怕回不得了？

谷：唔！聽說我家鄉已被敵人，土匪焚劫好幾次了。

音：哦！……

(士谷與秋音一邊喝酒一邊談話——)

音：敵人要打從這條路通過，被我們游擊隊截斷了，敵人就拿老百姓來發怒，不是燒，就是殺！

音：(向窗口一看，注視谷)是！敵人頂怕我們的游擊隊！

谷：可是，敵人沒有辦法了，就利用漢奸來破壞游擊隊。

晉：（暗驚）……

谷：前兩天北山嶺的敵人，如果沒有漢奸走漏了消息，全部被我們游擊隊包圍了。你說漢奸可恨不可恨！

晉：可恨！

谷：（試探）昨天夜裏，有一個游擊隊隊員來到這兒失蹤了，恐怕……

晉：恐怕……？

谷：恐怕是漢奸害死他，你知道嗎？

晉：（驚站起）先生，你打聽這個……

谷：（故意地）你知道嗎？

晉：知道什麼？

谷：知道這兒有沒有漢奸？

晉：（大驚）這兒？——先生！你爲什麼這樣問我？

谷：我想你這兒茶店，一定有許多新聞可以告訴我！

晉：先生……呵！你……

谷：什麼？——要是你嫌疑我也是游擊隊員，——可有危險嗎？

晉：（鎮定坐下）你不是……

谷：你想，我若是游擊隊員，怎麼敢自己說出來呢？

晉：（暗地打量他）……

谷：（忽然）要是真有一個幹游擊的，在這兒喝酒，會有人來害他嗎？

晉：那……你爲什麼這樣想？

谷：你說有人要害他嗎？

晉：（彷彿是說她）你說我……

谷：（笑）不是，我問你，會不會有這樣的一個人！

晉：（受刺激）我怎麼知道！

谷：你想想看？

晉：我想是不應該害一個爲國家報仇爲民族求生存的游擊隊吧！

谷：我告訴你，我就是替游擊隊來探聽漢奸的消息的人。

晉：（忍不住）我知道，你是的！

谷：（微笑）你知道了，——我們要打敵人的，先要消滅漢奸，我們多少地方被漢奸送給敵人，多少人家被漢奸殘害了，聽說這兒附近的女人都給槍光了，（看看她）這仇，可以不報嗎？！

晉：是，我們要報仇！

谷：那就先要消滅漢奸是不是？

晉：先要消滅漢奸！

谷：那麼你可不可把這兒漢奸的消息告訴我一點？

晉：我……

谷：我想你總知道一點吧！

晉：告了你，你怎麼樣？

谷：我要把漢奸消滅了。

晉：（冷笑）可是你已經走進了漢奸的虎口了。

谷：哦……

（內室忽傳出叫喚聲——）

彪：蘭姑娘！蘭姑娘！

晉：（回頭，討賊地）來了！（向內室走進）

谷：（目送她入，默然地想）……

（蘭隨即極緩地一步一步走近桌前，變成沉思，恐懼，痛苦的表情）

谷：（奇異地）姑娘！他叫你……

晉：（沉思中）唔！

谷：姑娘！你說我進了虎口？

晉：（突然地）不，先生！我知道你是個偉大的人，如果有什麼危險，我甯願替你承受！

谷：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晉：先生！沒有什麼意思，（忽然地）先生，假使你走了，有人追你呢？你只一個人……

谷：我有槍！

晉：追你的人也有槍呢？

谷：你不知道這兒附近，都是游擊隊嗎？今夜裏散佈在這條路上，他們會保護我的。（犬吠數聲）你聽狗吠聲，不是有人嗎？

晉：哦！（輕聲地）散佈在這條路上？

谷：是的，這幾天戒嚴！怕漢奸偷偷地引敵人通過這條路！

晉：哦！先生，你走了以後，（頓）你會忘了今天夜裏在這茶店裏同喝酒的一個女人嗎？（添酒）

谷：唔！我永久記得，如果能由你口裏，得到一些漢奸的消息，那我更深刻的記着你。

晉：先生，等會兒你就知道了，我們談談別的吧！先生你不是要回家嗎？

谷：唔！不過是經過家鄉的門口，也許到家裏看看。聽說一條路不好走。

晉：那麼請先生多喝幾杯吧，壯一壯胆量。

谷：（飲下）多喝幾杯，壯一壯胆量，是的，要下了山背走路才方便些。

晉：嗯！（想到）下了山背過渡船還要等天亮啦。

谷：（繼續地斟酒）姑娘，你喝吧，再……乾！一杯（飲下）

晉：（喝下去）乾！（停一停）先生！真是回家天倫樂樂！（又添酒，舉杯強作笑顏）我祝先生回家，父、母、妻、子、弟、妹、團圓！天倫歡樂！

谷：（亦舉杯）天倫歡樂！（乾飲）我已十二年未回家了！這次順路，真得回家看看，（各斟滿杯酒，酒剛完了）

晉：（不覺酒完了，焦急地）還要酒嗎？（急智地，把筷子撻落下去）

谷：不要酒了。（伏下拾筷子）

晉：（在谷去拾筷子時，急忙拿出毒藥包，倒入自己的酒杯中，待他回起時）你有許多年沒有回家？

（從這時起劉彪不在窗口出現）

谷：（回憶）十二年了，十二年了！我的父母應該老了許多吧！我爲了工作東奔西跑，已經半年沒有接到家裏一封信，我得快回去看看他老人家，（舉杯飲乾）從這兒下了山背，過了渡河，就可以聽見我的家了

！家門前的三株柳樹，許多花木……

晉：（隨口說）也有秋海棠？

谷：唔！也有，你好像很懂似的。

晉：（也回憶家鄉，有些恍惚地悲痛地）呵！先生你的家那兒有……不，唉！我的家……

：被日本鬼子和漢奸燒了，父母弟弟，可愛的小妹妹……都死光了，只有不十多年未回家的哥哥，也渺無消息了！把我變成

這樣可怕罪惡的人……（淚珠滿眶，滴下了，伏桌上嗚咽）

谷：別傷心啦！（把她的酒杯拿來）來！最後一杯酒，你喝吧——不喝嗎？——酒是解愁消恨的？不，不，酒不會消除這——

仇恨！要是喝了酒，可把仇恨忘了，那就好像喝了「毒藥酒」願意給敵人來消滅！

姑娘！你記住，我們要（聲音放大）報仇！（舉杯近嘴唇，忽然停住，漸漸放下

來）可是我的家，也說不定被敵人和漢奸燒啦！殺啦！（眼向前直視）……我年老的父母還活着嗎？我父親，到這秋天的時候，一定栽過了菊花……（又舉起酒杯，至胸前）……（秋音拾起頭來，發現自己

放下毒藥的酒杯，已在士谷舉手中，驚惶着呆視他）

谷：（繼續說着）門前的秋海棠，是多麼美麗啊！他老人家常常帶了我的妹妹在門前賞花！啊！「秋海棠」是我妹妹生日的紀念呢！啊！我的妹妹現在已經不小了，也許

變成女人了，我回去彼此都認不出來吧！（舉杯至嘴唇）

晉：（忽然在此千鈞一髮危急之時，奪了他手裏的杯酒，酒溢去一半，彷彿是受了極大的刺激）

谷：（奇怪她的態度）你要這杯酒？

晉：（注視半響）你說，「秋海棠」是你妹妹的生日的紀念？

谷：唔！我父親栽秋海棠那一天，就是我妹妹的生日。他老人家，很愛秋海棠，也很愛我的妹妹啦！

晉：（急問地）你的妹妹叫什麼名字？

谷：我也是姓蘭的，我的妹妹名叫秋——晉，蘭秋音！你爲什麼這樣問？

晉：（顫抖的聲音）蘭……秋……音……（急促了呼吸）你叫做什麼名字？（目光盯住他）

谷：我！蘭——工——谷！（目光相對，發疑地）

晉：（向窗口一看劉彪不在，突然拿出剛才的錢包極力推他，你快離開此地。快！愈快愈好！

谷：（接過來打開一看，認出自己的錢包）怎麼？是我的錢包！（把手向褲袋一摸，跳起來似的離開酒桌）

晉：（拚命推他）你快……快……快走，你快走！

谷：（知有危險到臨，急拿出手槍緊張地）怎

麼回事？

音：（取了小簾包及雨傘給他）你，你快走吧！

谷：（鎮定）我不，你得告訴我！你……

音：唉！我不能告訴你！

谷：（奇異地注視她）到底怎麼回事！你要明白說，這錢包怎麼會落在你手裏，——說

音：（惶恐地）你要我說？不，我求求你快走

吧！多就會兒，你就有性命危險！

谷：（沉着）你既好心叫我躲避危險，那你說

明白了——我就走！（想到）呵！剛才那

老板……

音：唔！他是我們的仇人！（向窗口一看）

我有點怕！

谷：怕什麼？

音：怕即刻會有恐怖的事情發生，請你，快走

，免得……

谷：（堅勇地）免得什麼？他是漢奸！我要跟他

他算賬！

音：（懇切地要求）我求求你先離開此地，你

只一個人，怎麼能够跟他算賬！別叫我

你死在仇人的手裏，先生！你記住！準備

來報仇吧！（推他走，忽然地）先生！我

請求你給我……

音：什麼？

音：給我告訴你的住址？

谷：我的家？

音：不，你工作的地點。

谷：這個……我沒有固定的地點。

音：只要不用到你家，可以找到你。

谷：那麼？（想想）好吧！（拿着筆記簿寫着

，撕下來給她）

音：（接了字條，推他）那你快走！

谷：（被推走幾步又停住）那……你，我懷疑

你！

音：你懷疑我什麼？

谷：你是什麼人？

音：我……我……（痛苦地）你不用問……

谷：你……

（秋音推士谷至竹簾門口，兩人變成黑影

，秋音雙手緊緊地抱着士谷，頭伏在他懷

裏，忽然推開他，以手表示速跑，士谷去

了，她獨自低下頭，回轉身慢步走至桌前

，拿了半杯的毒藥酒）

音：（一手緊握着拳，一手拿着酒杯，顫抖地）

毒藥！酒！報仇！（用力把杯擲破碎！

）……

音：（聞聲急奔出）那個傢伙呢？

音：跑了！

音：（突然似夏雷爆發）你叫他跑掉！

音：（發瘋似的退靠牆壁）我——跑掉！

哈！哈！

音：（怒極，拿出手槍，如虎作威，怒發一槍

，忽飛奔出去）……

（由室內傳出一陣聲音）

——槍聲，槍聲！

——喂！一聲槍聲，聽到沒有？

——管他媽的，來，來，柱子押定

！喂！就在這兒起的槍聲！

——牛二，你去看看。

——不，管他媽的，不是已經沒有聲音了嗎？

——管他媽的，天門十塊底……

音：（暈醒過來，頭部微受傷，右手略上舉，

左手按傷口，血流到手上滴下，緩緩地仰

起胸部，眼看上去）美麗的秋海棠！……

（忽然跑出去，一路叫着）士谷！你的妹

谷……蘭秋音……來了……（跑到門口）

（外面，犬狂吠聲及槍相擊聲，忽然一個

人影——劉彪，斜倒進竹簾門口，秋音一

驚，隨即取了他的手槍衝出，內室同時發

出嘩鬧聲。）

——幕急落——

此曲採自“今夜又是好月亮”

月兒彎彎

林樞詞
祖望曲

C調 $\frac{4}{4}$

(茅店秋月插曲)

($\dot{2}$ — $\dot{5}$)

P.

6 5 3 5 | 6 $\dot{2}$ $\dot{1}$ 5 6 — | 3 . 5 6 $\dot{1}$ | 6 5 1 2 3 —

彎彎月兒當空明，影上短籬柳拂輕，

2 3 5 6 5 | 3 2 1 6 2 . 2 | 1 . 2 3 5 3 2 1 7 | 6 — 0

惹起我多少傷感怕回望故鄉暗心驚！

1 . 2 3 2 2 | 3 5 2 3 5 — | 5 . 3 2 3 5 | 6 $\dot{1}$ 5 6 $\dot{1}$ —

憶園亭弟妹偕行曲欄外秋菊爭豔，

$\dot{1}$ 6 5 6 $\dot{1}$ | 2 3 $\dot{1}$ 2 3 2 3 | 2 3 2 1 6 5 3 2 | 5 — 0

月白風清幽香迎，那時候幾許歡情……

6 . 5 3 5 | 3 2 1 6 2 — | 1 . 2 3 5 5 | 3 2 1 7 6 —

如今家鄉一片焦土教我落魄夜夜仇恨并！

6 6 1 2 1 1 | 2 3 1 2 3 — | 3 2 2 3 5 5 | 6 $\dot{2}$ $\dot{1}$ 5 6 6

怎忍這罪惡的地獄無天日黑暗的愁城！

6 5 0 2 3 0 | 5 3 0 0 0 | 1 2 0 3 2 0 | 1 6 0 0 0 6

人前，勉強作笑！背地，偷把淚傾願

1 2 3 5 3 2 1 7 | 6 — 0 | 6 . 1 2 3 5 | 6 $\dot{2}$ $\dot{1}$ 5 | 6 — — —

影自憐離魂夢寐，彎彎月兒當空明！

我們的工作報告

教育部劇教一隊在耒陽

聞編

正是桃花開放的時候，我們一年來在廣西劇運工作也告一段落。三月中旬我們再到了耒陽。

耒陽在抗戰中在成爲湖南政治中心，在狹窄的市區內，可以看到蒸蒸日上繁榮。但是天然的地勢限制着它，使它不能發展成爲桂林、衡陽那樣好的都市。

在這裏戲劇也相當活躍。抗戰的烽火，把湖南一些老幹戲的人都分散了。但是新生的也接着而起，青年劇社是最早成立的一個，已有兩年的歷史。他們公演的次數相當多，最近他們演出「北地狼烟」四幕劇，「寄生草」三幕劇，五四節他們也曾演出「霧重慶」可惜因演員跌傷，不能終場。此外湘軍管區宣查團，在耒陽劇運中也是一位老將。今年二月間曾演出「烟葦港」，青年節他們又上演了「生路」，教育廳的巡迴歌詠劇隊是今年誕生的，他們曾出發永興縣水口山等地工作，最近演出了「國家至上」，正因為他們都是全省性的，時時須向外活動，所以對本地民衆的廣泛公演還待開展。

我們是隸屬教育部社會教育中的社教機關，經常的工作，主要的有兩端：宣傳與輔導。在這兩個大前題之下，我們巡迴各省各地工作。在耒陽的戲劇尤其是民衆戲是特別的需要，而尤其是深入民間與農村，更是迫切期待的工作。我們爲應付以上的需要，遂決定了幾天的節目，公演的場所是中心公園和河東第三民衆教育館，舞臺是露天，有一次簡直就是土堆上。觀衆是踴躍極了。這種現象真是叫人興奮，由此更可以證實此地民衆對戲劇的渴求，他們已經能接受戲劇所傳導給他們的意識和使命，戲劇的力量已經在抗戰中蓬勃的長成了，這的確是一件可以欣慰的事。

爲了表示聯絡起見，在耒陽也曾舉行一次招待公演。三個劇本都是本隊創作，「大時代的插曲」，「桂花姑娘」，「梨花嶺」，在招待會上，三個劇本全部在熱烈而肅靜的空氣中進展着，又爲了士兵同志的需要，在X X第X團公演了一次，除戲劇外還有歌詠節目，以後又

到三十里外爲湖南地方行政幹訓團公演一次。我們的向隊長並爲幹訓團的民衆組織了一星期的課。並且在耒陽我們也參加了幾次歌詠演奏，所得的結果很好——一般對於音樂的並不亞於戲劇。還有戲劇訓練班，這也是應該介紹一下的，此地愛好戲劇的青年，比比皆是，對於戲劇的理論與技術，常因工作之需要而感不足，因此這個訓練班就在這種情況下產生了——本隊與軍管區合辦——班址在模範小學內，爲期一月，現已結業，成績相當好，學員均已介紹工作。

血腥的五月到了，我們的工作更展開一個新動向，五月十八是我們成立的三週年紀念日，在這兒，我們演出了「國難」三幕悲劇，向培良隊長的新作，共演三天，第一天招待省運動會的選手，全場千餘健兒，皆爲之感動，第二第三兩晚是爲劇人號戲機公演，觀衆真是踴躍，兩日來的結果，打破了本地以前歷次紀錄，十八日的紀念會上，到文化界來賓十餘人，有演講開場，有批評，有希望，有對三年來工作的檢討，會一直進行着三小時，才圓滿結果，同志們大家歡笑着這整整的一天，但因為運動大會期中找不到場子，聯誼晚會延到廿三才舉行。

聯誼晚會，招待耒陽各界，除了本身的節目外還有友誼團體的節目，有大合唱，獨唱，舞蹈，魔術，小雜會等等，觀衆水準相當高，大家的表演更感到有興趣，這一晚的節目全部在欣悅中過去，由此我們與耒陽的劇運同志們又更進一步的聯繫着，更希望能發展將來的工作！夏天的熱氣一步步的逼來了，我們工作的熱度也因此而增加着，我們將出發了，到衡陽，郴州，曲江到其他地方去，爲我們三週年紀念繼續公演「國難」、「征服」、「國家至上」、「霧重慶」和「蘭姑娘的悲劇」！希望從工作中找進步，發現未來工作的主題。

啓：本期稿擠，「工作的魔鬼」下期續登。

戲劇崗位

第二卷第二期合刊目錄

寫給一位戲劇青年(討論劇本創作)

熊佛西	諸問題(編劇)
向培良	編劇結構新論
汪漫鐸	寫劇諸問題(共六篇)
陳白塵	中國詩歌、音樂及戲劇之關係
丁易	動作的基本訓練
張仲寅	積
熊佛西	邊
林孝本	浪
林運元	念
陳澄	者
張植順	性

本期合刊零售六角
 預定半年一元四角
 重慶民生路：處閱定
 中華圖書公司

戲劇戰綫

第二卷第五期合刊目錄

劇本	十雙布鞋	李輝英
劇本	有病的青年	何治安
劇本	溫柔的毒刑	李東絲
劇本	奸細	力鳴
除舊篇		羅王
近刊劇作九種(劇評)		劉金渠
怎樣選擇劇本		翰尼
巡迴演劇之實踐		陳志堅
戲劇游擊的設防試演		程漢
國防藝術社與雷雨		龍賢關
溫州劇運		魯詞
戲劇節在長沙		劉斐章
第二屆戲劇節在劇專		王開時

本期合刊零售七角
 預定全年四元二角

重慶成都四維街：處閱定
 中華圖書公司

青年戲劇通訊

第九期要目

戲劇工作者怎樣認識現實生活	曹松雪
演員與導演	洪天民
論道具	蘇堤
演員易犯的幾種病	逢風
舞台發音研究	王光乃
孤島劇運回顧	唐德
君山之夜(獨幕劇)	王乃通

索閱處：重慶兩浮支路中央青年劇社

編輯 明叔石·謙 舒 編主 肅啓陳

福建劇壇

劇壇又一生力軍出現

專為報導·批評·介紹·通訊的半月刊

● 創刊號要目預告 ●

創刊的話

行餘

賽金花(劇本評介)

則南

閩將陳啓肅(本省劇人介紹)

育人

舞台佈景有何作用?(問答)

石叔明

劇人短簡(三篇)

向培良等

國內劇訊 本省劇訊 本會消息

編者輯

非賣品

每逢一·十六日出版
索閱者全年收郵費：

私人：一元五角
團體：一元二角

創刊號定於
一月一日出版

福建省政府教育廳戲劇教育委員會印行

福建省永安晏公街六十二號